尤菴集 五十六

行狀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

行狀

重峰趙先生行狀

先生諱憲字汝式自號後栗又號陶原其曰重峰者晚歲所稱也系出白川上世有諱文冑麗朝兵部尚書時蒙古兵留屯湖嶺恣行殺掠公奉使如元敷奏勤懇元主爲之感惻卽令輟歸至諱天柱紅巾之亂以上將效節於安州至諱琪封銀川君入我朝有諱環以遺逸受知于 世宗特授京畿都事階通政官至羅州牧使於先生爲五世祖曾祖諱瓚祖諱世佑皆不仕考諱應祉娶車順達女生先生於 嘉靖

甲辰先生少失所恃哀慕如成人年五歲與羣兒習千字文于林亭有達官呼唱而過羣兒爭聚觀之先生獨端坐讀不輟達官大異之下馬詰之先生跪對曰專心讀書父命也達官嘆賞不已要判書公相見曰此兒他日必爲大儒扶植世道爲公深賀及就外傅沉潛經史至忘寢食弱冠游泮宮時館儒䟽論妖僧普雨連月伏閤人皆相視懈怠獨先生凝然特立終始如一衆皆屬目丁卯取明經科戊辰除定州教授關西素無文獻先生教育三年蔚有儒風未幾移教坡州請學於牛溪成先生先生稱以畏友不敢以師弟之禮待之壬申入爲校書正字時　上降香佛

寺舊例館官必親監封先生上疏言口讀聖賢之書手封供佛之香臣所不忍也 上大怒將置極典賴諸公力救止削官自是直聲藉甚是歲往拜土亭李之菡因與共訪徐處士起於頭流山從容講論學日益進癸酉遷叙陞著作甲戌以 聖節使質正官赴京上書禮部質問聖廟位次略曰周程張朱俱生絶學之後遠接洙泗之統論其德則固不在七十子之後考其功則亦不下於孟氏疑若陞祀乎配享之列而猶齒乎文中安定之下楊龜山既是程門高弟而實爲東南道學之祖張南軒則受業于五峰而五峰之父文定亦少于龜山則南軒爲己之學亦是聞其

風而興起者也而以之居于龜山之上羅豫章奮乎南服能自得師嚴毅清苦洞見道體延平稱之曰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朱子亦曰潛思力踐任重詣極如羅公者盖一人而已二子之論决非私于豫章則疑若從享而訖無舉議李延平師事豫章獨得奥傳靜坐體認妙契聖學循序窮理日新上達至於充養完粹而道德純備則求之當世殆絶倫比雖以朱子天挺之資而未遇延平則亦嘗出入之有年矣及其一言之善誘然後操戈入室之歎漸就乎實之稱兩喜其進而羣經綱旨畧闡其端繼開之業肇以成就故朱子

之所師者嘗有三人而滄州之祀獨以延平餟於五聖六君子下世之學者孰不知朱子之不阿于所好而獨闕從祀之典者何歟陸象山操持謹質恬靜寡欲非無可敬服者而其盡廢講學大拍胡喚則不惟一時英才爲其所誤而流弊益遠至有偏守良知之見坐像頓悟之機而聖門所傳博約明誠相待互進之功則闕焉而莫之講彼雖不自以爲異學而其實則率華夏而歸於蔥嶺也究其眩人塞道之罪疑若過於荀楊而乃黜彼而陞此抑有說乎呂東萊之於朱子同心協力講明斯學以開先聖之道而眞西山則聞而知之者也二賢之出先後殊時而西山嘗贊

東萊曰成公所傳中原之文獻也其所闡明河洛之
微言也扶持絕學有千載之功教育英才有數世之
澤其所景仰而感發者審其深矣而乃以東萊位乎
西山之下是其踐履所到有淺深之故耶抑以大事
紀之作不若衍大學之義乎朱門之士論辨雖衆而
獨稱黃直卿曰明睿端莊造詣純篤吾道之託在此
者吾無憾矣及其易簀備述行狀則可知其深契師
道續集儀禮通解則可見其能成師志而又得西山
雙峰之徒相與力扶正學以牖後世董氏所謂勉齋
先生得紫陽之正傳者信乎不妄而不得與九峰同
功之賢共列于從祀者何歟凡茲數子之事必有

朝廷之商酌處置者伏惟執事各垂誨言使尊崇聖
道之禮無間內外則不惟陋邦廣被同文之化而治
神人化上下以大春秋一統之法者亦無損于執事
矣禮部諸公嘆服而相與往復焉還 朝仍爲著作
如故先生在燕時諦觀 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慨然
有東周之志先條其切於施爲者八事曰聖廟之配
享也內外之庶官也貴賤之衣冠也燕飮之食品也
士夫之揖讓也師生之禮接也鄕閭之習俗也軍師
之紀律也其論聖廟之制曰臣竊見 嘉靖中改題
文宣王之號爲至聖先師孔子之位顏子以下俱改
去爵名故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臣謹按漢

平帝時王莽騁其奸謀謬稱爲褒成宣尼公唐之玄
宗又謚爲宣王而顔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稱公稱
王者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一切悖
亂而佯尊聖人以欺天下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
夫之簀者其肯安乎斯名乎况自稱皇帝而以其所
以封其臣子者强加之尤非所以尊聖人故　嘉靖
十年因大學士張孚敬之言一正千載之誤而我
朝猶襲前陋恐當議改者也且尊其人將以用其道
也世之人君徒爲外貌之敬而不能躬行聖賢之道
故古今天下治少而亂多此　聖明之所當深戒者
也臣又按東西廡之列林放蘧瑗公伯寮秦冉顔何

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等不在其中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楊時陸九淵薛瑄等皆與于列盖從祀之典所以報聖門之有功而示來學之趨向也秦冉顏何則未有所考矣林放蘧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亦非純儒故黜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則可爲人師鄭衆諸人翼經之功不可不紀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寮身遊聖人之門而嘗欲反害夫子之道荀況謂性爲惡而謂思孟爲亂天下戴聖身陷贓汚劉向喜談神仙賈逵傅會讖緯馬融貪鄙附勢爲梁冀草詔以殺李固何休解春秋黜

周王曾王弼宗旨老莊王肅佐司馬昭篡魏杜預爲
吏不廉爲將不義吳澄出處不正而學又陷禪是宜
見擯于洙泗之列矣而貞觀元豐正統之際朝無眞
儒擇之不精馬端臨固嘗有議　弘治諸臣亦多請
黜而議竟不行　世宗皇帝以張孚敬之言斷然改
正一洗前代之謬而我朝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
也后蒼始註禮書而大小戴之禮賴以傳世王通學
近於正而格言極有荀楊道不到處歐陽脩扶聖道
闢異端之功朱子稱其爲仁義之人胡瑗修己治人
之學首洗隋唐趍利之習楊時倡道東南獨承程氏
之緒而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奮乎絶學篤志力

行迨其道成德立進仕于朝則高風大節砥柱乎奔
流退而講學則隻句微言日星乎中天所以　弘治
中附以楊時　嘉靖中益以歐陽胡薛　我朝所當
講求而從之者也惟陸九淵之學不事講問而專務
頓悟當時朱子固憂其說之爲害而流傳益遠惑人
愈甚舉世靡然胥歸禪學如王守仁之敢爲橫議詆
謗朱子者而尚請其從祀則是必江西之人習熟見
聞而筮仕者衆力主象山以至上誤朝廷下誤斯學
如此之流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臣又見聖廟西北
有啓聖廟啓聖公孔氏在北顔無繇孔鯉在東曾晳
孟孫在西東西廡又有程珦蔡元定朱松蓋學校所

以明人倫也顔子曾子子思在於廟中顔路曾點伯
魚杳然在下於常人亦有所不安況聖賢乎故 世
宗皇帝始作別廟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子雖齊
聖不先父食者也竊見我國文廟之西有地閑敞若
議立廟 春秋同祀則庶乎倫全理得而一國之爲父
子者定矣臣又因 中朝從享之事而深有感焉夫
金宏弼擘倡道學而有繼往開來之業趙光祖繼明
斯道而有扶世淑人之功李彦迪體道純篤而有扶
顚持危之力況如李滉集東儒之大成而紹朱子之
嫡統當今之士稍知尊君愛親而有禮義廉耻者皆
薫其德而興起者也伏願 殿下亟奬四賢列于從

祀則庶乎稟崇嚮用兩盡其義而待文王而興者蔚
起乎凡民矣其論貴賤衣冠曰臣竊見 中朝衣冠
之制幞頭軟脚名曰鴈翅紅袍青袍襞積一如道袍
而其整齊端嚴之象宜若可倣也儒巾之名或曰民
字巾或竹結而裹以緇布或紙糊而着漆其體端平
不甚尖斜我國士巾之極訛者若令倣此改之則庶
合於瞻視矣舉人及武學生俱服儒巾黑團領中外
學生俱服襴衫盖玉色而緣以青絹東士之所謂青
衿者與此大異中國男童不編其髮十五以下則剪
而垂之十五以上則總於頂後待二十然後乃冠女
人既嫁者束髮于頂而加以髢髻背子之袖甚濶而

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襶短其衣冠靚莊而猶有儉約之俗如此臣路見向化韃子之婦又見進貢廻還之輩我國童男及婦人斂髮之容不幸近之是雖習俗流傳之久而於　聖上一變至道之機若又因循則異時華史之筆謂朝鮮爲冠帶之國乎臣竊聞卿士之家或欲倣之而以曾無　上命故未敢擅改若令士夫先行而民以漸行之則庶乎變夏之不難矣大抵　中朝衣冠之制不惟簡約易備而如今天下同文之日如雲南貴州距　京師萬餘里曾是椎髻侏離之域而一遵華制況我箕邦距　京師不滿四千里實與五服諸侯無異而男女衣冠多有可羞者

殿下若謂時王之制不敢不遵則請以此下于工曹
使其視爲式樣其論士夫揖讓曰臣到禮部見其坐
起之儀其爲禮貌雍容整肅而其治事務商確可否
不使積滯卽此一部而他司之事從可知矣嗚呼
中朝庶官之好禮勤事如此而我　朝六曹等處禮
貌疎而弊風滋戲慢無理之事今雖小華而佐郎之
於正郎猶不敢仰首與言故凡有公事一付之曹司
佐郎佐郎不能盡治　啓下公事或經旬月而不思
申覆軍民訟牒不賂于書吏則不卽決給臣恐不除
此弊則國事終無可治之日矣臣又見士大夫相接
之禮其揖讓之意懇切而有文臣等與華人相接亦

以此禮而不能夙習到底生疎多被人笑臣竊念
國家事大之際禮貌最關不於平日常習而臨時學
於通事未免有扞格之羞若令學官通事之久諳其
禮者導而習之朝行閭巷之間以次傳習則他日爲
使臣者得免槖駞同譬之恥而搢紳相接之禮亦不
苟率矣其論師生之禮接曰臣聞國子祭酒初赴任
日及正至諸生四拜于庭中朔望祭酒率其僚屬與
諸生拜聖之後坐于彝倫堂則諸生一跪兩揖于月
臺祭酒坐椅自如雖公侯伯及新進士之謁聖者無
不四拜于簷外而祭酒司業亦坐椅自如蓋尊師道
也常時除休日外無有不講之朝是以山海以西無

髫而挾冊者甚多閭巷之間誦聲洋洋所以爲教者
雖非三代養正之方而自少至長拘束以禮貌激礪
以名教使一世人人莫不觀感而思奮此 中朝之
所以多士濟濟而用之於四方不患不足者也臣竊
念我 朝師儒之初坐講堂也諸生止行再拜之禮
而正至無拜賀之節朔望無謁聖之官在泮儒生但
於朔日拜廟而師生同拜之儀則寂寥乎無聞宗親
始冠者及新生進文武科者雖有謁聖之例而無拜
于大司成之規童蒙幸有日講之徒而類皆草草無
序外邑校官徒費公廩而不知有聖廟又何能責以
禮教是以名爲業儒而得中科擧者猶不識禮讓之

爲何事託身校籍而不讀半行者能知遜弟之風乎
雖彼師儒訓誨不力之過而臣之愚意竊恐 上之
所以爲教者猶有所未至也其論鄕閭之習曰臣竊
見山海以西每村立鄕約所所教是孝順父母尊敬
長上和睦隣里教訓子孫勤作農桑不爲非義等事
而 高皇帝所定之教也其目之詳備雖不及于呂
氏而其綱簡切易以牖民故民咸信之村巷之間多
有列書于墻壁而相與誦習是以父子兄弟雖多異
爨而不忍分門割戶婦姑娣姒不相勃谿如遇正至
生日則雖一間小屋之人必以四拜禮賀于家長雖
賤男賤女相遇於道亦必作揖昏姻之禮必以親迎

族人有喪則男女長幼俱以白衣巾終其月數四歲童子亦能作揖叩頭厮夫走卒一無歛髮之不正者而立必拱手齊足遼薊之地雖被千百年胡俗之染而 大明之所作新者如此而我 國之俗本以禮義之邦加以 列聖漸摩之教重蒙 主上維新之政而頃年以來民心日瀉綱常板蕩臣愚竊恐 上之所以為教者猶有所未至也臣聞之故老己卯之歲寧邊之民有貧不能養其父而棄之壑者聞鄉約之書降自朝廷即日迎歸而竭力以養焉嗚呼若此不已則幾何而不為善俗乎況今 聖明臨御國家閑暇若略倣 中朝之制守令教授例於朔望謁聖

之時同對約正校生而明諭其義則教不煩而民易從將斆之倫庶可復叙而已薄之俗庶可還淳矣先生之意大槩以用夏變夷挽回古道爲主而於厚風俗敦教化之意尤拳拳也 上批曰千百里外風俗不同若不揆風氣習俗之殊而强欲效之則徒爲駭俗之歸而事有所不諧矣先生又草一疏十餘事其略曰臣伏見 皇上憫念畿內亢旱築壇宮中竭誠露禱中外人心無不感悅此雖 殿下之所嘗行者然 九重之內避殿减膳而山陰江曲羣屯私飲之無忌白屋之下餓殍相望而州樓縣舍歌呼遊宴之自如是雖由於紀綱之不嚴而臣之愚意抑恐 殿

下格天之誠有所未至也 太祖高皇帝謂近臣曰
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旣而
大雨羣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爲災實吾不德所致
今雖得雨然焦損必多縱食奚能甘味得乎民心則
得乎天心乃令免民田租 殿下所以遇災修省者
果若是乎古之王者凶年飢歲則趣馬不秣膳夫徹
膳大夫不食粱士飮酒不樂今者雖有減膳之名而
司饔魚物之進譏民之怨苦依舊也司僕數外之草
當減而不減況望減其穀食以賑飢民乎伏願 殿
下先盡修省之道以爲格天感人之本臣竊謂常人
之情如遇困苦之際則或念鞠育之勞及乎安富之

極則鮮有思其生我之恩者而 高皇帝方極富貴
而追慕之不弛所以孝心感通而民德歸厚也又聞
英宗皇帝謂大學士李賢曰朕五更二鼓起行拜天
之禮省章奏訖謁先殿八廟退朝母后有命則兩日
一朝如此然後兩宮之情日相驩接而讒邪之言罔
攸離間矣伏願 殿下因 太祖英宗之事而益信
聖德之不孤示文子文孫之法而永開誠孝之不匱
則孝理之效不獨興孝於當年而抑且錫類於萬世
矣臣聞 洪武中初建 皇陵將築周垣有司請徙
民家墳墓之在傍者 高皇帝止之曰此墳墓皆吾
家舊隣不必外徙遂許春秋祭掃嗚呼死者骸骨尚

不忍遷動則生民産業必不忍其蕩析矣是以　孝
陵止在南京鍾山之陽而山陰多賜功臣葬地　成
祖以下諸陵則都葬于天壽山之陽而　陵前石物
比舊一様不敢漸以侈大夫以天下之廣豈無佳兆
各占之地而必於一山之中盖以郡聖之心灼見地
理之爲妄而遷居發墓則在彼慮萬物失所之歎聚
精會神則在我有祖孫相安之樂也故傳世益遠而
享福無强皇孫之蕃衍者今幾十有七萬積善之家
信有餘慶而呂才之說至此可驗矣竊念東方之俗
酷信風水公卿士民曾多惑染　列聖之明雖不爲
所欺而及於大故則嗣君方在諒陰之中而卜兆點

穴一惟地官之言公卿輔相不敢措辭於其間故
健元陵之旁固多佳穴而博擇于楊高廣驪之地使
死者有遷頭失足之慘生者有破家奪田之患怨洽
穹蒼以及于國家者亦既 聖明之所親覽也自今
以後至于萬世永著恒式刻之金石止就 先陵之
旁而定其壽穴一如 崇靖大王之命石葬石物雖
難遽廢而差小於創業之時則盛孝無窮而謙德不
止於漢明矣臣竊聞 皇朝祭先之禮止於九廟陵
寢有時節之祭朔望之薦奉先殿惟有新物則薦之
而別無日奠之所夫以天下之富雖日具牲牢以象
平生而亦何所不足哉誠以生之與死養祭殊方而

黷于祭祀反為不欽故也臣伏惟念　文昭日奠之設於禮爲煩於神爲瀆於時王之制亦或太過其所以爲孝者實非當理之孝也且以目前之憂言之則府庫之積視往年日匱生民之窮比疇昔尤甚而凡祭祀所供米麪之數費多於百官之祿蔬菜之辦一出於窮民之力萃之六二曰孚乃利用禴言祭祀之道以誠爲本而利於用簡約也　皇上勤御經筵虛心好問直窮到底故　聖學日造乎高明講說各陳時務則和顏審聽商議于大臣故庶事不至於頹弛至午罷講而賜宴錫賚以示　特恩是以講官莫不策勵思盡其職嗚呼率是不懈則　聖德之進曷有

其極而太平之治指日可待矣竊念 聖明之於此
事非不躬覆而或有無故而屢停者雖或間御而上
下之情罕有交孚或有下進危言而上則顧問他事
或有上方樂聞而下有俯伏熟睡者且此俯伏之禮
實非至敬之道故在 祖宗朝例賜便坐溫顏假色
從容顧問有若家人父子當此之時上下之志無有
不通所以訏謨定業以至今日休者有由然矣夫君
臣之分判若天地必須天氣下降地氣上升然後能
生育萬物以成交泰之功矣故 英宗孝宗日與閣
老商確政事每稱先生辭謙禮肅而閣老有懷無不
盡言伏願 殿下雖未行 中朝立講之制便坐之

命一如　祖宗之規非有大事不廢講學則庶乎天
地交泰而學古有獲矣臣竊覵　皇上視朝之儀吏
卒咸得仰覵　天光戎蠻之人無不禮見于　御路
而　皇帝親傳與飯喫三字如臣愚衷尚有感祝之
意四海萬姓孰不曰吾　皇之庶幾無疾而欣戴之
心自不容已矣竊惟我　朝雖有六曹叅見之禮而
獨無稟事之儀外邑陪箋之官尚不得而見則其進
貢吏卒尤無可望矣況我　殿下臨朝不數公輔侍
從罕望衣裳監司守令之行絕無而承　聖教之時
而只於政院　命以依前言送而已噫依前言送四
字豈足以感動人心乎伏願　殿下上法　天朝内

遵　祖䂓常叅無日不御而大事俱令面逹守令之
辭朝者及因事而到京者皆俾叅列而試問其治民
之如何列邑吏民進貢者及迎新送舊而留京者咸
使庭見試問其興當之有無而凡有所冤例許開達
則百司列邑安得不勤而遐遠窮民庶知　聖主之
所以慮己者至於此極而感戴之心永久而不解矣
臣伏見六科給事中及十三道撫按御史日有奏疏
例下該部該部覆奏則詢于閣老無不施行是則天
下之事一付于朝廷之公論而　帝不敢以一毫私
意容於其間且不爲近習之所遷惑也盖由　皇上
謙虛樂聞手書責難陳善四大字以賜經筵期以有

爲故居室言善而千里感應羣策畢陳而下情上達若此不已則天下之善其來不窮矣伏願　聖明上念　祖宗弗咈之意下念良生無告之寃無自遐託而却人之諫無自賢聖而卑人之說邇言必察小善必爲則格言日聞而　聖治日彰矣臣竊見　皇朝作人之路甚廣惟其有才則不論門地如孫繼皐葬師之子而今爲脩撰成憲丫頭之子而今爲編脩此皇朝之所以立賢無方者也昔三國雖小所以各能保邦者以其用人之無間也盖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將恐忠智之士起自草茅而有妨於時政謀廢庶孽之科至于我　朝謀國大臣秖爲私其子孫之計

而不及千萬世失人之憂並與再嫁子孫而禁錮之
載録於令典臣竊恐專防再嫁則范仲淹之才不用
於世專廢庶孽則李仲彪之流又餓于時令如遠慕
成湯近法　中朝變通有術期於得人則隆古之治
庶望於數十年之後矣臣竊聞　中朝部府掾吏鎭
邑胥吏莫不有月俸一人在官則在家子弟皆不定
役此實成周府史胥徒祿同下士之意也我國則書
吏皂隷書員使令等日不離官其苦莫甚而了無一
錢之所及既不暇治農又不能爲工商而其衣食略
無出處此所以欺官弄法而怵民要貨不顧廉恥者
也孰若開其衣食之源教以廉恥使之自不爲姦也

哉臣竊見 天朝祖宗憂深慮遠知邦本之固在於
安民田賦身役之外無他雜徭凡可以安養斯民者
無所不用其極所以人繁而地闢也慨我東方自兩
界以及都門之外膴原沃野或有不耕之地昔日民
居之處鞠爲茂草嗚呼國本之安固者專在於萬民
之寧息而以進上之事及逐邑官員厚奉之故至於
百姓之失所而邦本之杌隉如此必須先除其不緊
進上之數如燕山加定之物及昔有而今無者一切
蠲免申飭守令使不敢倚以毒民常貢賦稅止收元
數而不敢重斂衙養之物定以費耗石數使臣之供
亦從所定器數斗米尺布不敢橫斂於民而一有違

者懲以贓律凡可以愛養斯民者無所不爲而生物之源亦多閉絶女壯而不嫁者有罪早孀而無依者許嫁蓋　大明之法不廢再嫁之子故欲嫁者嫁之而貞女則自守其節我國孀婦有子者恐其有妨前程陰奸而生子夜棄者滔滔有之臣之愚意以爲與其拘禁失行以傷風化寧許改嫁使得其所也臣聞中國四邊之城碁布星羅不知其數而能保無虞者天下之良士夫之外非農工則軍而農工所作多歸於養軍故也三韓鼎峙之時歲歲戰亡動以萬數而能垂髮復振者以奴婢之法不廣於世而一境之民都爲上用故也高麗以後奴婢漸廣僧徒日滋及乎

我　朝軍役最苦故有子者不許爲僧則嫁娶私賤
況如內需則窮民之殘破者尤爭投屬正軍之數不
滿二十萬年前雖有奴婢太多之議而各牽於私未
究其本而止臣實痛惜也　中朝之制雖至卿相不
敢有私人數十而我國庶孽之屬或有數百勳貴之
家或以千數今若自上先爲定限內需奴婢止留各
千公卿以下以次爲限則百萬精兵可辦於二十年
之後矣臣在玉河館屢聞放砲之聲問之則曰　皇
朝安不忘危使入番軍士常習戰法邊方營堡莫不
皆然臣因是而思之　國家閱武之法歲不屢擧雖
幸一爲而行伍不明旗鼓不整見者嘆其若兒戲之

狀平時如此臨敵安措上番軍士雖有習射之規而
爲訓鍊官員者例受闕紙而絶無敎以控弦之法者
京衛若此外藩何責　中朝則馬衣甲冑弓矢皆出
於官故軍馬甚整器械精備我　朝則馬裝器械無
不自具點考之時例借於人或以斗米與吏則以無
爲有且東俗責辦飮食之弊無處不有而軍卒爲甚
新屬者有新來例幾貫數牛上番者有知面鄕味等
例不知其數若以所費備其軍裝則官雖不給而不
患不足矣兵曹憲府頃嘗有禁夙弊小革然訓鍊權
知內禁預差等免新之例迄有舊習諸軍吏視而傚
之賣田破家而曾不之恤外邑軍弊尤甚於此此皆

中原所無之事而邊帥罔聞知廵撫不以禁必須先革此弊然後軍憂少紓而可以致力於軍裝矣臣竊聞　皇上以敬畏二字　賜中書閣老以正己率屬四字　賜六部尚書故朝臣罔不祗懼凡　朝廷有命及撫按總督奉申之言一不亂草寫以中字鋪城村店之間無不明揭雖窮閻僻巷之民咸知　朝廷之有某命守令之出某令不敢玩忽而奸胥豪族不敢容術於其間所以維持萬姓綱紀四方者如此聖主臨御以來教於中外者莫非仁心仁聞而上司書吏監司營吏乘醉亂書以傳于各司州縣各司州縣之吏略書以示官員爲官員者專不致意急令歸

藏或欲遵奉者問于下吏則恐其無利於己飾辭以告曰若行此命則官司難以扶持爲官員者點頭令退嗚呼今有當路之折簡則雖極重難之事無不施行而獨於聖主之命廢閣慢忽如此雖是奉行之非人而竊恐殿下之所以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者猶有所憾以致之也所謂天命者非求於窈冥慌惚之域也不過愼諸日用而勤民之事故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臣未信殿下之所以畏天命者果如中宗乎所謂大人者非必居高位然後謂大人也雖在韋布能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而能格君心之非者則可謂大人故衛武公使人箴儆工

師暬御之言無不念聽臣未信　殿下之所以畏大
人者果如武公乎所謂聖人之言布在方策者莫非
可畏之事而如節用愛民一句最是人君之先務故
高皇帝以此建規而貪官汚吏罔敢違制臣未信
殿下之所以畏聖言者果如是乎延臣曾有引聖言
以諫者而　殿下以爲迂濶臣雖無似竊見聖賢之
言無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道而未見有迂濶
底一句也　殿下誠欲臣民之畏法而由中及外無
不令行而禁止則臣請於三事先加兢畏屋漏之中
常如上帝之有赫其臨蒭蕘之言恒若孔子之沐浴
而告凡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檢身如不及改過不吝

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等事一以古之聖王自期而無
罅隙之可議然後乃召羣臣乃渙斯號以爲民父母
之意申申誥諭如慈母之寄赤子于他人而慇懃切
囑使臣之行又須審問其虛實然後執其尤無良不
用命者快示兩觀之誅徇于八道使知方命者必殛
之意則眞僞難逃於　聖鑑之下而億兆同蘇於一
令之中矣然其所以教之之具一有不至則或用覇
術而治道不純矣臣竊見朱子語類一書卷帙雖多
分類甚精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監司有監司之用節
鎭有節鎭之用守令有守令之用爲父兄師弟者有
父兄師弟之用天下萬事無物不具欲爲東周捨此

難做矣若於六曹各司及監司兵水使四長官等處
命須而藏之使於治事之暇各擇其類而觀之隣旁
倅帥及士子之有志者莫不傳看則朱子之所慨嘆
而未行者庶有明於東方之日矣然其機則專在於
殿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
曾子曰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惟　聖主留神焉
先生以前疏不見採用疏成而不果上俄遷博士轉
拜戶禮曹佐郎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冬出爲通
津縣監除殘去瘼吏民便之未幾杖殺內奴之豪橫
者又爲頑民所誣告繫縲月餘竟配富平戊寅丁外
艱先生家在金浦去配所不滿數十里而以法不得

奔喪朝暮哭擗聞者莫不感泣庚辰蒙宥是年夏往
拜栗谷先生於海西石潭遂執摳衣之禮講論數月
而歸冬往湖西哭土亭之喪仍留講學於鳴谷之書
堂辛巳春拜工曹佐郎出爲全羅都事上疏請革燕
山朝貢案 上優答而不能用未幾鄭松江澈爲觀
察使先生時與李潑金宇顒遊始信毁鄭之說卽日
移疾將去松江固請見曰公以我爲凶險小人故將
棄去信否先生曰然松江曰公與我素昧平生何以
知其凶險耶留與共事見其爲眞小人然後去未晩
也先生不聽遂決去松江乃介於牛栗兩先生願與
共事旣而交義日密曰始吾不明幾失公矣時栗谷

方慍于羣小先生上詩有氷炭元難合陽道恐漸消
之言自此遂貳於金李諸人壬午爲宗廟令以親老
乞外爲報恩縣監到任數月上疏極陳民間疾苦及
內修外攘之策且請立魯山燕山後旌表六臣禁制
王子第宅癸未秋李公山甫以敬差官按察湖西復
命 上問治有聲績者山甫對曰臣所按右道別無
善治之人聞左道報恩縣監趙某之治民爲第一云
冬正言朱諄等啓請罷之 上曰如此之人不可易
得論啓七日而終不 允甲申冬言者復申前請故
竟罷當時栗谷已沒黨議愈激朝著之不靜尤甚先
生以畿輔不可以復居自報恩因寓居於沃川郡之

安邑縣林巒幽邃人烟鮮少先生日與從遊之士講
論不倦時往田間勸課僮僕因徜徉而歸丙戌　國
家倣　中朝學制別設界首提督官以專教養之責
先生差赴公州大揭造士之規嚴其條約而以身先
之學者自遠至者甚衆先生雖在閑散目見朝廷是
非倒置又痛師友受誣常以爲危亡之患迫在朝夕
上疏曰臣聞道之在人均受同得不以聖豐不以愚
嗇有教則無類人可爲堯舜爲君上者須知預養於
早親賢友善以身爲教則天下化之自有不令而從
者矣唐虞三代之治所以卓冠百王者用是道也降
自叔季此學不明上不知素教下有以欺蔽陳蕃李

膺之賢天下知之而圖危社稷之譖書殲黨錮司馬光趙汝愚之忠昭如日星而道學僞學之謗弁棄程朱良由學不講而智不明逐賢寵邪如恐不亟召災速寇與亂同事也徂玆東土所賴以知君臣父子之道者四書五經之始至而薛聰禹倬因俗解講明小學家禮之繼出而李穡鄭夢周變夷教推闡用延麗季之危急而繼肇我國之文明金宗直之設教義士如雲金宏弼鄭汝昌寔倡道學趙光祖之登庸良俗幾變金淨朴祥先進讜議雖被忌克者媒孽其間而代有善人踣而復起如鄭光弼之力救仁賢柳雲之不撓于羣小屹然有山岳不拔之氣李彥迪之辨姦

獻忠權機之臨危盡言凝然有大臣體貌金安國宋
麟壽之分按兩南宣澤敷教白仁傑安名世之危言
直筆公議昭垂倘無鎖鑠斬伐之禍則濟濟之盛必
隣於文王之以寧矣惟其士禍之甚酷故成守琛知
有己卯之亂而隱於城市成運身遇鴒原之慟而藏
於報恩李滉心傷同氣之被禍而退居禮安林億齡
駭見百齡之戕賢而棲遲外服又如徐敬德之遯于
花潭金麟厚之絕意名宦曹植李恒之幽棲海隅莫
非乙巳之禍有以激之也鄭之雲學於安國而懲其
師幾陷大綱韜名𩐈蘗成悌元身覩宋麟壽之慘禍
則婆娑末班詠諧終保李之菑目見安名世之肆市

則佯狂逃世是皆廊廟大器濟世高才鴻飛脫弋枯
落巖壑自餘名流不遷則孥戮京外父兄教其子弟
者咸以學問爲戒朝無讜議權奸肆志其禍至於元
衡李芑極矣而李樑者繼芑交煽又將畢害餘人矣
何幸天佑東方 明廟曉悟雖其 聖德天開忠邪
自辨而李鐸朴淳奇大恒之宣力爲多金鎧以元衡
餘黨忌李滉進用陰謀沮抑鄭澈以眇然末官忘身
力爭鎧也旣出滉有來勢而平仲不知仲尼臧孫猶
抑展禽使東周之機再失其時而李珥壬申之疏逆
覩姦萌隱憂浩嘆累數萬言無一字一句不出於愛
君之誠澈則學於奇大升而大升學於李滉珥則親

承聲欬於李滉又慕光祖之道德謀猷氣槩有自來矣而精忠激烈上感 宸衷蒙被器使展布心力澈之清名直節聳動一世珥甚重之期與同升而保合之責又在朴淳淳之擧珥薦澈乃是相職之當務也珥則以爲啓沃之際不可無嚴憚自重之士故力薦其友置 王左右乃成守琛之子渾也學得於家傳而篤信古道閉戶窮經源深發茂養心寡欲是可以起人主之敬而支大廈之傾者也此二人不諒衰末之俗造門之士無間賢愚虛懷待之乃如楊畏之叛呂而邢恕之害程者寔繁有徒嗚呼唐有牛李之黨者自是相傾相軋均有厥咎固宜目之爲黨宋有川

洛之黨者只是川朔之人指道學爲黨耳程門豈是樹黨乎渾之行己一惟持正而好善之量無遠近彼此之間珥之秉勻平心率物人有一善若己有之攻己之過者率置淸要若柳成龍金應南李潑之徒何嘗不列于淸班哉惟其汲引不亟則赤幟忽立生謀斥逐死加醜詆根尋識珥之面者俱黜乎外知渾之名者輒斥在野上自卿相下至韋布奔迸蒼黃無地容身曷嘗有君子爲政而剥一時忠賢皆使失所哉韓脩閔純俱以老成宿儒不附時議坐枯郊垌李俊民安自裕倜儻奇偉一無邪心而一言珥賢則皆使杜門私第金繼輝之淸直少黨先朝以來素稱孤忠

而才猷兼備爲珥所許則生廢崇班死加惡名具鳳齡之廉公有威湖西之良皆謂善治而曾過南平一不問潑則卒至擯死洪聖民之植立不阿洛下之士咸稱吉人而辛應時之亡一捉相吊并及於珥則黜之於外李山甫之忠信可仗擧朝無匹而承問珥藏直達所見則卽見屛退況若尹根壽朴漸之徒守正不撓顯有前功與忠斥邪明有後效而無不以邦朋邦誣目之李海壽識珥之深白惟咸信渾之篤則一以濁亂駁之又如辛應命之出判寧邊柳拱辰之黜爲評事尹滂金權金瑞生李恒福洪麟祥尹暹之徒一發賢珥是渾之口無不排擯至於新進揀擇亦惟

潑釪指揮是欲率一世英秀之才而驅之於不忠不
孝之域也楊士奇清謹願忠之人也心服珥善累形
於言則再奪通政之加尹箕杖劒于長興以壯忠義
之氣而直言人過爲潵所與則終身擯僻李民覺嘗
宰善山見許釪緩赴父病疑其傳語李瑀以及于珥
則晉山之牧陰囑顯駁徐益之奉使六鎭親受方略
於珥大爲將士所敬服以此尤極悼珥亡則並其吏
才而廢之金千鎰心知珥善而一不降辭色於時譽
則潭良借寇之願囑臺官而沮之李義健李希參邊
士楨鄭雲龍之徒無不以潑而廢棄無不坐珥而奇
中臣之所知者如此則臣所不知者何限若乃宋翼

弼雖祀連之子學邃經明行方言直足盖父慾珥渾
皆作畏友教誨之際善發人意故如金長生許雨行
義著于京外求賢不是私一翼弼而人多歸咎於珥
山海謂翼弼曰君若自珥之死絕其舊誼則可無後
患潑洁則又憎其與澈素厚陰囑該官盡廢 四朝
良籍枉法還賤嗚呼一珥之亡百物失所者罔有紀
極若此不已則將懼爲李樑尹元衡復讐者轉爲彝
操而人莫之抗議也或以爲珥渾之不絕義謙是非
西人之黨乎義謙少有義聲暨叅禮曹凡儒先褒謚
之事視諸人尤力其按湖塞振士氣敦風俗其志可
尚而珥渾素有夙分豈可信飛言而棄之乎雖然義

謙則常慕二人而浮論之起珥則絶迹相訪潭則靜
守一室若此而謂之門客是非欺罔 聖主者乎夫
以珥之天分素高長益加勉經綸之學洞究經史孝
弟之行通于神明文詞謀慮動越朝紳易退難進素
守確然直被 明主之所契拔豈待結於戚里乃登
要路乎又謂鄭澈之崇酒嗜色珥不當薦引者人謂
頗中澈病而實不知其心事澈有一兄殞於杖下姊
夫桂林削髮而被誅沉冥之託實出於阮籍之計而
其按湖南有兄嫂居于順天澈有少妾隨嫂以居澈
留順天三日日往省嫂還宿官舍不敢與其妾爲私
語之計是其謹獨之功人不可及者也其遇父母忌

日一月斷飮成渾之詩可驗於斯矣氷壺自潔赤心
奉公市人皆謂鄭澈李珥二大夫之爲憲府獨無各
司之橫歛也彼輩乃以薦澈後己之故淫怒不休熒
惑主聽變亂國是臣所以仰屋而太息者也臣於斯
世所師者三人李珥成渾李之菡也三人學問所就
雖各不同其清心寡欲至行範世則同臣嘗欲彷彿
其萬一而不得及爲提督之任不諒孱拙欲以是三
人之所以教臣者遍誘良才而邪說盛行於江湖之
間損賢者之志而益愚者之過今聞臣是珥渾之徒
遠官則或欲割席而挾書者類多逐走至有詬罵無
狀之言四面而起緣臣無狀辱及師友臣實反顧慚

惡而竊爲 聖主痛惜也疏奏十日不下先生又瀝
血陳疏再論邪正之分辭益剴切 上答曰爾之封
章久矣近日以來予心緖不寧未暇披閱未卽發落
爾或歸任所或留待任意爲之因 傳曰因求言陳
疏良用嘉焉下該司回 啓於是玉堂上劄請罪
上嚴辭峻斥李潑金弘敏等呈疏繼之尹卓然等又
請於榻前 上皆不聽丁亥又作萬言疏因論鄭汝
立凶悖比之羿浞又爲文以辭先聖其辭曰出位謀
政昭垂訓戒危行言遜又有至誠而利口覆邦家子
之所惡謂吾君不能孟氏謂賊某於前秋痛師友受
誣陳疏 闕下再竭愚忱吾 王睿聖庶幾改之而

陰沴之氣務欲掩蔽將來隱憂不啻洪水猛獸之患
朝論不靖反咎由某公輔承弼曠職者越月士信異
言咸懼學某而狂疎俊傑髦倪成就者無期玆無顏
面可居皐比今將畢輸心膓三籲閶闔而身歸荒谷
擬俟誅命之及嗚呼用舍行藏非小子之可望果於
忘世實先聖之所嘆拜辭明庭不勝永慕於是請於
方伯冀以其疏轉達于朝時方伯權公徵慮其必有
大禍堅拒不受遂退還沃川杜門講學若將終身焉
時倭酋秀吉弑其主源氏並殺諸島主因遣使來覘
舉朝惶惑無敢以斥絕爲言者先生聞之慨然草疏
日臣竊聞東變驚震沐浴登 闕裁疏伏以文王之

與國人交止於信而有子有言曰信近於義言可復
也在易訟之象曰作事謀始而程子傳之曰謀始如
愼交隣明契券之類是也歷代交隣信不以義事不
謀始以取覆亡者班班可見今此日本之使有何名
義乎臣之臆料不過如季平子之逐昭公而行成於
齊晉司馬昭之弑魏主而示威於吳蜀者也必須備
問國故聲罪絶之然後桓文仗義之擧恐有以坐攻
其心而自强我國也嗚呼臣逐其君人倫之大變而
天地之所不容也謀國者縱不能提戈往誅而其忍
與之交使以助其聲勢乎世有曾連胡銓則其必抗
義極言以折垣衍帝秦之議而請還王倫報金之行

矣側聽累日未聞有倡義告絶之議是可謂國有大臣乎若謂使价發軔不可峻拒則須使禮官備訊國故前王之廢果不出於國人之所同憤則顯絶其使使知戕君負國之人無所容於隣邦舘驛則徐盛一言足以起邢貞之敬而知誥罪著坐致南唐之不振矣假使新王績著而舊主可廢然天無二日不宜更稱東皇我敬　上國不可容僞冒幸因兹會俾於書契中刊去僞號然後乃許開關往來則尊王定覇在此一舉矣嗚呼葛伯殺其童子而湯猶討之日本臣逐其君而我乃受之則天下後世謂　殿下明斷之協湯乎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

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匹夫而居仁守義猶無所畏於晉楚況莫大諸侯謹守王法任賢使能仁結人心義形隣邦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而齊景公則不能卒以全齊之强涕出而女於吳孟子所謂千里畏人者不亦可羞之甚乎時李公誠中爲監司以爲平酋弑逆未得其詳而且疏中直斥二三大臣不肯轉聞于　上先生乃徒步詣闕又裁一疏幷前未達二疏以進大槩以爲借使不得已與倭通好請以三事備訊倭使而後許之其一　大明一統天定僭號不可不亟去也其二被虜漁採之良向導反噬之人使不可不刷致也其三彼奴黷貨無厭

歲幣之數不可不減定也又論李山海之誤國不可
不黜 上大怒亟命焚之且傳于政院曰趙某之疏
予不忍見今已焚之顧使史官大書予惡以警來世
先生遂退歸歷訪徐處士起處士大責曰土亭先生
以公爲遠大之器望之如山斗豈意今日直欲爲陳
東澹菴之流乎輒面壁不語先生曰試觀我疏處士
掉頭曰固不願見也先生乃自讀其疏讀未半處士
不覺起立整衣冠再拜謝曰賴公此疏吾東將免爲
夷狄矣其抑洪水驅猛獸之徒乎己丑夏先生又持
斧伏 闕極言朝廷得失及羣小誤國且請 明聖
學省刑罰戒奢侈節嗜欲蠲租賦其言曰程子傳易

之損曰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墻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飮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殿下試以三代王制細較今日之事出於天理者幾何出於人欲者幾何昔者大禹下車泣辜宋仁宗不食燒羊 弘治皇帝命減雞羊之殺今徃何監非是恫瘝乃身開釋非辜者乎非是儉奉清源以正百官者乎非是疾於敬德以誠小民者乎萬民咸和而天命自此延長矣所貴乎

人主之講學者爲其克己復禮見有實功使其日用
云爲莫不得於天理之正而同胞吾與皆得其所而
已益之象曰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程子曰遷善
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迅損之象曰山下有澤損君
子以懲忿窒欲註曰懲忿如摧山窒欲如塡壑在人
損益之大者未有過於斯二者惟　殿下風飛雷厲
無自退託摧山塡壑大段用力沉潛剛克師洪範之
戒敷求哲人法成湯之訓則平康正直世遵皇極周
道當前坦然由之矣又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
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首陽之下民到于今
稱之誠不以富亦秖以異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欲

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臣伏願
聖主戒於景公賤貨貴德愼終于始內篤父子之親
外明君臣之義恪謹侯度一遵王制而諸王孫宗室
亦且昭示臣言明知伯夷之爲百世所師者不在宮
室之崇田野之廣而實由敦孝讓之風以致之須以
親賢就師長廉遠利則凡百具僚亦且觀感而知止
節貪矣又極論賢邪之分盖先生篤信牛栗二先生
只以擯斥二先生者盡爲小人以尊崇二先生者皆
爲君子論議奮發時有不中以至讐怨堵立至於挼
治居停主人使無容接而親舊或拒門不見獨一松
沈相公日往候之且以詩慰之詩有狂言滿紙皆忠膽鼎鑊前頭戴聖明

之句於是兩司交章請竄或以爲狂妄或以爲陰險
上十日不允至於玉堂亦上劄論之然後　上乃命
配吉州嶺東驛　命下禁府吏卒相與歎曰趙爺之
忠直反遭此禍耶時仇疾者莫不甘心惟南窓金玄
成追贈毛衣以詩送行詩曰一領羊裘寄遠行臨風只欲淚沾纓湘潭莫續懷沙
賦重保餘生慰聖明先生自沃川徒步逾嶺凡二千餘里備
嘗困極雖蔡西山之脚爲流血莫能過之而先生之
氣貌容色未嘗少挫焉時鐵嶺以北癘氣大熾死者
十常五六先生之長男完基幾死僅甦小弟典與二
奴皆死先生雖極傷痛然亦無怖心儼然端坐於四
隣積屍之中講誦不輟夜以繼日或親至病家投藥

救活而終亦無恙人皆以爲先生之正氣亘乎天地而癘氣不能相染也嘗値初度之日爲文以祭考妣曰不孝無狀荒墜先訓妄言時事謫此嶺東玆値生我劬勞之日邈處丘壠隔絶之地永念儀容如不欲生忝惟魂氣之遊無徃不通思之所存致慤則著先是戊子春秀吉又遣使求和親至是再遣使來朝廷詰以前日入寇之狀秀吉卽遣玄蘇義智等以我國逋亡爲向導者及同謀作賊數倭來獻朝廷動色相賀將遣通信使黃允吉金誠一回謝先生聞之又上疏曰荆人三刖而不懲者以其所抱者玉也張浚在謫十疏而不休者以其所願者忠也遡聞倭使半歲

留館肆其悖語以興兵犯境爲辭舉朝惶怖無一人執言折元昊之奸者朝鮮士氣不圖摧折之至此臣食不下咽益歎臣師李珥之亡而讀書之人不在吾王之左右也自古勝敗之勢豈徒以兵之强弱乎春秋列國楚惟無强而齊桓用管仲仗義執言則召陵之師不戰而致盟項羽善戰天下無敵而漢王聽董公兵出有名則垓下之敗悲歌而自刎盖身負弑逆之罪天地之所不容也雖其假氣遊魂之時或能指使風霆而人道所不順天亦不佑斯知道義之氣壯於萬甲而仁者無敵孟訓昭垂矣又曰我國近有旱賊之憂良力疲盡備禦無策故不能顯斥而狼貪之

慾實不在於往來修信不過欲知山川險易道路遠近以爲蹂躪之計堂堂我國資澤未殄收拾散兵亦可自守豈宜陷於詐術而强副要盟乎願擇今世之王孫滿俾語其使曰爾之求我信使者謂我之强而恐其潛師往襲耶謂我之弱而幸我飢饉要以侵軼耶潛師盜隣自祖先不爲其在眇躬忍沫前徽耶幸災侵隣史譏不道新造未定之秋又犯斯戒於天下耶無父無君孔孟所闢源王所絡吾未詳知吾雖欲交使吾卿士恥之百年之內如或安焉哉盜大布周孔之教則一通信使未爲晚也越裳三譯止於一見而萬代嘉之交隣之義豈必以憧憧往來爲貴乎如

其怒我不報必欲用兵則我雖凉德而吾家將士頗知愛君之義戍邊厮卒亦知父母之恩爲君親嬰城固守宜自戮力矣上价熒惑之罪著在春秋臣庶多請奏 天朝誅之而越海爭論各爲其君故今姑恕遣其以是意遍告諸島云云則恩威並著截然難犯矣時方伯權公徵又以疏中詞語太峻必爲當國者所陷託以誤書再三卻之會鄭汝立謀反事覺自殺其黨與皆伏誅湖南生員梁千會梁山璹等上疏以訟先生 上曰當初之竄實非予意卽 命放之先生回到北嶺有詩曰北闕 君恩重南州母病深磨天有歸日感淚自盈襟初先生聞汝立之反又以一

疏備論逆節之萌非朝夕之故又論通信之舉必爲
狡虜所陷再請權公上之權謂先生曰公旣以言事
方在謫中況今逆獄大起人心洶懼遣使通好朝議
已定此疏不惟無益必將滋禍先生曰不然目覩
國家危亡之機決於呼吸爲臣子者所當極力論諫
若以一身禍福爲慮則豈臣子愛君之道乎且死汝
立公尚畏之生秀吉來則公當如何權不得已並以
前疏上達　上曰此人欲再蹈磨天嶺乎先生未及
還朝洪公聖民爲吏曹判書擬成均典籍　上曰此
人不可輕用聖民誤認　上意改擬禮曹正郎　上
大怒黜聖民爲慶尚監司先生聞之直赴　闕下席

苫待罪三日不去城中士庶相與聚觀見其忠義感
發嘆曰天生趙爺爲社稷也庚寅先生南遊嶺外登
彝月堂拜圖隱之像而爲文以祭曰嗚呼先生身任
綱常斯民實賴吾道其昌嗚呼先生萬古之光又拜
朴叅判彭年之祠而吊之曰士生於世致身事主者
不可以數計求其盡心所事之死不渝者則於東方
只得數人而已斯乃見利忘義而六尺之孤終無可
託矣先生與成謹甫諸人同受集賢之　命雖其人
心所歸天命亦改而先生之心萬死不變使吾東土
士良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先生之節可
與日月爭光而先生之名直垂天地而無窮者也此

其之所以俯仰遺祠而不勝景仰者也又於冶隱之
居濯纓之廟莫不尋歷以寓景慕之意焉是歲朝廷
竟遣遞信使秀吉又遣玄蘇等回謝且請假途大舉
西犯 上國上下遑遑莫知所措先生自沃川白衣
詣 闕請斬其使以奏 天朝其略曰臣竊聞東槎
纔返賊船棲海彼陷我射天則自明無路乘機猝發
則邊圉疎虞必爭之地迄無充國之經略勿迎元使
又無蔓周之抗議檜倫誤國臨安垂陷綱常一墜
君父禍急心崩膽裂怒髮衝冠不得不雪涕而言之
也謹按復之初九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程傳曰復
爲反善之義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

吉也比之卦辭曰不寧方來後夫凶程傳曰人之不
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
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况
柔弱者乎臣竊料今日之事安危成敗只在呼吸惟
有亟斬虜使飛奏　天朝分致賊肢于琉球諸國期
使天下同怒以備此賊猶可以補復前過而庶免後
時之凶矣李滿住之一紙首級見失於　上國而張
寧來責之日　世祖爲之無顔雖貢馬謝罪而滿住
討滅之行至試武科千有八百盡輸一國之力况此
秀吉假途射天之惡不啻滿住而飛辭陷我之術當
不止於中樞首級矣若　天朝不悟其姦盛發唐朝

之怒則當有蘇定邦李勣之師來問濟麗之罪矣

聖主將何以謝過臣良將何以免死乎假使中國未暇謀蘇李之師而謂我淪胥爲夷許老悔之史氏書之則堂堂禮義之國不亦羞辱之甚乎 祖宗二百年之耻僅能竭誠昭雪而 殿下千萬世之辱未及騰踔澡洗則三綱五常將懼自此墮地而 祖宗在

天之靈亦必有殄享之悲而臣良匪教之徒雖可責以死長之道矣懐利文過之臣雖或拱手招禍以爲激怒之可虞而城市野良之言萬口一談咸謂不斬使則國不振夫豈無是理而孔子請誅樊感者乎夫豈無是理而胡銓謂之不戰氣倍乎嗚呼靖康建炎

之間謂虜不可和者楊時李綱張浚胡安國而目之
爲黨擯棄不用奸臣誤國萬古如斯　聖主讀史之
際亦必慨然於宋君矣馬植纔還金兵渡河王倫濟
江兀朮南趍枕人睡不疑而謂虜情之可信者斷然
奸欺者也嗚呼金之於宋日以侵削爲謀而秦檜之
徒深諱虜情惟以割地一言以懈攻戰之備若非張
韓岳劉之勠力則龜茲之域亦不可保矣今玆秀吉
之於我國日以吞噬爲計至殺對馬島主而賄遺腹
心平義智代守奪我左臂謀報無路又使信長蹕來
窺覘以爲猝發之計其包藏禍心憯矣而我乃盛備
支待無異乎華使其於賊使之分二路上來也嶺湖

各邑盡率吏民出候于院驛留時延日一不顧防備之事使其奴倭驕我將吏如賤隷不敢爲一言責以禮義則豈非爲痛哭之地乎嗚呼陸賈正色而屈尉佗之箕踞范仲淹焚書而折元昊之悖慢彼皆單車屏從而壯我王氣者也片言據理而挫彼兇鋒者也曷嘗如誠一之徒載粮千石持國樂娛賊而兼使軒轅破蚩尤之具悉爲虜人之所得乎賊酋姦譎有萬不測而彼乃還啓謂賊不來以懈將士之志時所謂一德大臣則盛稱王倫善於奉使俾竊金章之寵雖辱國無狀者附會權奸則可以次第同升矣此輩懼有公議之或激則乃謂秀吉非眞叛逆是可以塞泥

爲純臣乎又曰等是一死寧死於燕楚之路以學子
貢之游說期使諸侯之軍擣吳之虛而存我會國則
聖主活臣之恩庶幾小報而天生男子之意亦可自
副矣海南萬里如無肯行之人則臣願假一節充備
末价星夜西馳以玄平頭𧪚獻于　天朝竊效包胥
之哭以明我　王心事幸蒙　皇上矜憐則借馬南
陲分致賊肢于南洋諸國諭以整兵伺便期使此賊
不容於覆載則臣雖死於道路亦可以脫臣老母於
俘徙之辱矣頑雲不解天日常陰臣不勝憂國憂家
感憤血泣之至又爲貼黃曰今者賊使將入東平臣
之封章呼已晩矣今不誅此熒惑者奔告于　上國

則必當囚繫而奏聞矣第慮　上國生致玄平以問
曲折則彼輩姦黠揑造無形必陷我於不測之地矣
雖十應奎餓金庭百日萬無爲　聖主分疏之理矣
萬國瞻聆輻輳燕庭則今欲諱之者適所以彰國過
而啓禍釁也六軍不發之秋雖或斷國忠而鞭林甫
唐家社稷之耻實未能昭洗須以胡銓之疏先斬倫
近以謝于　宗社次斬公孫述撒離喝之使以謝于
上國然後　聖主令名早有聞於天下緩急有得力
處矣成湯之所以布昭聖武者以其改過不吝而已
伏願　聖主留臣疏密措無使東平人購得疏入
上謂左右曰趙某累上狂妄之疏至於流竄而猶不

知止眞無耻者也先生待　命於政院門外三日而
不報仍叩首石礎血流被面觀者如堵或譏其自苦
先生曰明年竄山谷必思吾言又以一疏繳進自草
奏文及諭琉球對馬島日本遺民等書斬玄蘇罪目
與嶺湖備倭之策其疏所陳不出前疏之意而語益
加切焉時政院以先生之言爲不祥廢格不納翌日
大司諫洪汝諄啓曰趙某陳疏而政院不受雖不知
疏中措辭之如何大槩似有壅蔽之端請罷色承旨
上只命推考該房先生自是知國事之無可奈何退
歸田廬每仰屋長吁而已其擬奏文略曰臣聞天子
者天下之義主也繼天立極而天實保佑德被蒼生

而神人交相普天之下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古今天下逆天者必亡悖常者必滅此理顯然矣臣之東鄙隣於日本乃有使臣來到臣國固要通好送我一价兼使偵聞則蓋於源氏之衰有臣平秀吉者抱劍入庭直斬其王之頭因殺左右幾至數百其爲簒弑之賊無疑而臣至於交使噬臍何及其復書辭極悖惡治兵無數謂將假途臣境作寇于上國初要聘好終有不測之惡緣臣無狀見賣于賊雖被　皇朝極罰所不敢辭矣惟望　皇上備數秀吉弑逆射天之罪詔諭列國俱使仗義聲罪使彼醜種片舸不還則日月所照　皇澤無窮矣兼其再來之使玄蘇平

調信等姦邪桀驁忍發不道之言不可蹔容於覆載之間臣即使收訊而斬之獻馘于　天朝伏乞　皇上俯鑑遠臣戴天無貳之誠早聲大義許令本島義民乘機討賊因以封之則海外蒼生萬世永賴矣其擬斬玄蘇等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自古及今君臣上下之定分截然如天地之不可易也其或不得已革命者必如桀紂秦隋之暴民甚者然後乃如湯武之仁漢祖唐宗之不嗜殺人者起而革之而民自安業矣若以詐力奪人之物可以享國則項籍何以自刎乎苻堅何以自斃乎爾謂秀吉强於項籍苻堅乎予雖否德先王之典刑尚在亦

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其於親上死長之義聞之
熟矣爾可盡怵以一劍乎況 大明一統萬國諸侯
無不歸仰自我 祖宗服事已久義則君臣而恩
猶父子借子之塲以伐其父曾謂戴天者有此言乎
臣弑其君綱常之大逆蠻夷猾夏天地之大變天下
共怒則秀吉能逭顯戮乎爾等不悟天地之定分憧
憧往來惟以誘人陷惡爲事匹夫而熒惑諸侯者孔
子謂當身首異處故依春秋之法出付司寇爾無敢
然其諭對馬島及日本遺民則皆激勵忠義使爲舊
君報讐之義也其檄琉球則使預整舟師以助天討
之意也其嶺湖備倭之策則山川險夷道路要害關

防鎭戍之强弱虛實無不纖悉邊將邑宰及忠義可
用之人無不條擧其後變起成功死義者皆出於先
生之所薦矣壬辰二月夫人辛氏歿先生以爲事變
之作將在朝夕渴葬于家後旣窆先生謂門人曰古
人詩曰人皆來哭我來歌似君埋少不埋多正謂此
也三月往省先壠於金浦操文而祭之告以將亂永
辭之意四月辛卯賊將平秀吉等渡海長驅連陷釜
山東萊數日已踰鳥嶺　大駕西幸先生聞變痛哭
卽往淸州與李瑀李逢金敬伯等謀起義兵時昇平
日久士民不識兵革皆蒼黃失措不可收拾先生乃
還沃川與門人金節金籥朴忠儉等募得鄉兵數百

遮截報恩之車嶺與賊相遇幾爲所害賴門徒力戰而却之自是賊不敢由是路而西乃移檄于湖嶺募義旅略曰顧玆島夷之爲寇甚於苗民之不恭殺人若刈草怨盈一國弑君如獮狐罪通于天甘言詐計初要啗利而罔人匿迹潛師終欲越海而爭地憫龍輿之遠遊悵望辰於塞外豈料數十州縣終欠一介男兒天佑朝鮮尚全湖海一域民思周道豈無楚戶三良又曰肯使無道之殘賊久容不蹟於明邦志不懈則神感人隨事欲成則天助地佑誓掃弃裳於疆域期扶 李氏之社稷時巡察使尹先覺與守土者皆以爲兵民之可用者多應義旅不利於官軍多方

沮撓之先生乃與門人全承業等欲西赴 行在歷
見巡察于公州力言君臣大義巡察請先生留與同
事數日之內應募者近千人有安世獻者素悖惡無
行變初多殺我國人剪髮爲倭級以要功先生倡言
其罪世獻懟之往說巡察曰公擁一道兵曾無尺寸
之功而趙某則奮起於放廢之中先公着鞭彼若得
志必治公逗留之罪巡察然之乃移文列邑囚繫義
兵之父母妻孥又以青陽縣監任純以卒百餘隷先
生繫於公州將加軍律以此旣集者還散先生以書
責之曰書生疎迂固自知其不可殺賊矣區區憤懣
之心只欲因民懟奮同力致討則山川鬼神宜助天

怒而咫尺哀痛之教格而不奉何哉其遍聞軍中之
言萬口一談咸欲殺賊而徵兵數月費盡官粟養了
數千士卒晝江自衛旣不急於討賊又無意乎勤王
而信頑童挾韓之議抑忠臣義士之氣未知令意之
所在也巡察見書大不悅先生以爲旣忤主將難可
有爲遂往湖右則前叅奉李光輪士子張德蓋申蘭
秀高擎宇盧應晫等皆慕先生之義相率而來招募
其不籍於官軍者遠近坌集得千有六百餘人建旗
分部巡撫定山溫陽等地以聲勢控制人心大安遂
自洪州直抵懷德是時倭奴方據淸州防禦使李沃
及尹慶祺軍相繼奔潰僧將靈圭獨與賊相持累日

矣先生聞之急向淸州一面促李沃進軍八月初一日與靈圭合進薄城西門先生親冒矢石士皆致死賊大衂退走入保我軍將登城忽有驟雨從西北來天地晦冥士皆懍慄先生歎曰古人云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小退是夜賊焚其屍從北門潛去自是湖左諸屯賊望風皆走方戰時先生令李沃設伏於北門外沃不從故使餘賊得脫軍中莫不恨沃時有一女人自賊中來傳賊語曰義將之行師非巡察防禦之比冒死直前少無摧挫之氣其鋒不可當也先生於破賊之後即裁一疏使其子完堵及全承業賫上行在曰臣某北望關河血泣四拜 國運不幸劇賊

憑陵 宗社灰塵城闕爲墟 乘輿播越極於鴨江之濱凡有血氣者莫不慟傷矧臣愚狂早備郎僚位卑言高屢坐重罪己丑以後自分必死幸蒙 聖慈包涵放臣草澤之中聽臣躬耕養母天地父母之恩蔑以加矣臣之分義固當粉骨捐身以報 聖朝又曰臣既不爲杜甫鳳翔之行則義當糾集鄉兵竭力轉戰庶幾 回鑾而緣臣孤賤人不早從再發檄書應者頗起又被巡察不許宮軍應募既集者還散臣雖北望長痛未如之何乃與數三同志聞募閑役人數百建旗招衆遍走海郡得募千人然後擬爲北行之計又曰臣聞唐之玄宗幾失天下而能用陳玄禮之諫

倉卒之中割恩正法而國忠斷頭涇槊林甫斲棺鞭
屍故良心洽然思唐忠臣義士得盡其力李郭成功
如建瓴然宋之高宗雖有江左而不用李綱張浚之
言常使汪黃秦檜之徒不離左右故宗澤岳飛將有
迭平河北之望而沮抑多端至於矯詔殺之而賢如
孝宗亦未成混一之功今之八道破碎者幾邑而朝
廷威令所及者幾路乎今之主和招寇甚於檜姦戕
賢誤國甚於林甫積怨市里甚於國忠者訖保首領
或使其黨盤據要津以妨賢路將何以慰良心而振
士氣乎時安世獻又慫慂於巡察曰今聞趙某疏中
力詆令公此疏若達必得重譴巡察乃遣腹心託以

檢督舟師禁遏陪疏人使不得渡全承業等偵知其狀以疏出示之乃許登舟先是先生見李沃請以粟米數萬石分賑飢民又以牛數百分授村人以備耕種使爲根本之地則民頗安集而泒復之功亦可得力焉沃耻其無功乃曰已與巡察議定不可留此復以資敵悉焚其穀而去先生遂决意勤王飛文一路整軍北行行到溫陽則巡察恐先生至 行朝盡發其所爲乃因幕下士說先生曰吾始與公相歡也今有細人之言小不相能吾已悔之且清州之戰已服公忠義今則矢與公死生以之願釋小嫌期成大功今聞錦山之賊將有侵軼兩湖之勢不如同討錦賊

之議後者然後勤　王未晚也諸將佐亦言賊無所不躪而獨餘湖西南一片土失此則無國矣宜先滅錦山茂朱等諸賊乃計之得也先生以爲然乃還公州又與巡察議不合盖巡察只欲沮先生之行而已實無意於同事也將士多被巡察所囚麾下稍稍散去只有七百義士願從之先生慨然以八月十六日移軍向錦山有李山謙者土亭之子也帥數百人自錦山退走曰賊懲乙卯湖南之敗今之據錦者皆精銳數且數萬奈何以烏合之衆當之宜按兵相勢毋輕嘗大敵先生泣誓曰　君父安在敢言利鈍主辱臣死吾知一死而已遂復與靈圭聯兵而進曾與湖

南巡察使權慄約以十八日齊擧夾攻權移書改期而先生已抵錦郡之十里地賊詗知兵無來助乘未備而逆之分其衆爲三迭出以肆之先生令曰今日只有一死死生進退無愧義字士皆唯命不敢違力戰良久賊三北幾潰而我兵矢盡無可爲會日且入兩軍不相見吏士皆無人色而先生意氣自若督戰益急賊悉銳攻之遂入帳下有褊裨數人欲脫先生力挽請跳先生笑解馬鞍曰此吾殉節地丈夫死耳不可臨亂而苟免也遂援桴鼓之士爭趍死至張空拳相搏而猶不離次卒無一人幸免者雖衆寡不敵全軍盡沒而賊死亦過當勢遂大挫收餘兵還陣哭

聲振野運屍三日猶不盡乃積而焚之遂與茂朱諸屯賊皆遁去湖西南賴以得全而 國家以有恢復之績其摧破沮遏之功不可勝計也翌日先生之弟範冒死入戰所則先生死於旗下而將士相與枕藉環其側範負屍還殯沃川至是蓋四日而顏色若生張目掀鬚怒氣勃勃人不覺其死已久也長子完基狀貌魁偉性度超異家居素有至行兵敗故葬其冠服僥倖其代先生死賊認爲主將而殺之先生資禀絕異於人儀表偉然巨耳長身目光如星自少莊重嚴毅人不敢以戲嘲加之性至孝纔免襁褓已知事親禮父母有命之必跪而對修書父母必盥濯整衣

冠繼母金氏待之少恩一日先生往其外家外王母
歷選金氏之事而泣曰汝母之所以待汝者如此將
何以保活先生俯伏不對因辭歸後數月又往省之
外王母曰汝何久不來也先生曰前日之來王母直
擧吾母之失人子所不忍聞故久不敢來也外王母
大賢之自是不敢復言金氏之失先生既失所恃金
氏遇先生益嚴少有所慊輒加峻責先生起敬起孝
期以底豫爲心終日夔慄未嘗少懈也金氏或有不
安節則衣履巾襪不解整理晝夜俯伏於寢門之外
或至數旬而誠意彌篤焉盖平日穆然若有所思人
望而畏之而至在親側言笑嬉怡和氣藹然故金氏

有己出四人而未嘗一日不養於先生之家及先生歿晝夜號哭曰寧馨人物世豈復見乎其眞我兒也特倩其母而生耳先府君臨終思食牛肉而未及進先生每見牛肉必流涕終身不忍食焉自幼嗜學每激昂而自誦曰天生男子豈偶然哉其所以自任者已不淺矣家甚貧隆冬盛寒衣屨盡弊而徒步從師不避風雪每以親命守望田間則先就隴頭橫木爲架整置冊子而背念之夜深方假寐雞鳴又起誦之歸則躬採薪爇親突暎火而讀焉或牧牛于野則必執書隨之且行且閱潛心致志有時失牛所在焉每夜必誦庸學及離騷經出師表吟哦慷慨達朝不寐

稍長最好朱子大全一皆成誦晩更純熟則只取目錄於道途逆旅之中循環念過之有難解處則輒疏其傍以自叅考於語類亦然先生爲學一以踐履爲主每誦爲人子止於孝爲人臣止於敬之說未嘗不三復玩味居家日用必本於小學後生之請教者雖年至三四十必先課以是書焉旣受周易於牛栗兩先生歸則閉戶沉潛仰而思俯而讀盖不知其遍數矣故其於占候推測之事亦皆旁通而徹微焉其出入時必載松明及書笥而行嘗於保寧旅舍有李上舍者適與同宿旣夕先生命從者燃松明出槖中書整衣冠危坐看閱乃名臣言行錄也又出擊蒙要訣

示李曰曾見此書否修身應事之要略備於此爲士者不可不先讀此書李竦聽先生乃出裝中紙裁爲一冊傳寫以授雞鳴始就寢昧爽又起看書李同行數日未嘗見其暫輟而其所言無非爲己力行之事也其奬進後學之誠又如此嘗渡陽川江中流大風舟幾覆同舟者面無人色奔走啼號先生凝然不動閤眼拱手須臾風定舟旣到岸舟人皆怒曰一舟之人皆將渰死子何獨晏然而已乎先生笑而謂之曰死生有命豈奔走啼號所能免也犯而不較聲色愈和時有士人金厚載者大加敬服顧止怒者納拜而去時年弱冠矣其竄吉州也先生聞命卽登程金

吾卒止之曰來時同班戒我言趙某賢者聞命必不暫留汝必以夕抵家今夜治行所以遲暮而至先生曰 君命不可宿徒步夜發而使家人束裝隨之舊例 命配驛置者必私於驛官皆以奴僕代立其役而又或有全免者先生之配嶺東獨不然必身自當之曰 朝廷正欲以此治有罪者必要免此是不受君命者也故使命之過者多不入嶺東論者莫不以打乖爲擬然朱子嘗曰若對移作指使即逐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對移做押錄即逐日抱文案呈覆先生豈無所受而然哉至其識見思慮必本於天理人心之正而參之以時勢事爲之變故若燭照數

計而無不脗合實非推度臆料之比也方義智之來
覘也先生之疏一以迃妄見斥其後　天朝將吏果
上變　朝廷而又請問罪于我國至於壬辰播越之
日猶謂朝鮮導倭犯順倘使先生之說見用於時則
寧有如此羞辱哉丁酉之變有倭僧謂我國之人曰
秀吉於朝鮮爲一時之賊而於日本則萬世之賊也
當時若使隣國傳檄聲罪則其禍不至若是云於此
益驗先生之說皆出於義理之公而亦不闇於事情
矣權石洲韠有言曰先生能見未形之亂於千里之
外數年之後而獨不辨邪正於目前乎眞可謂名言
矣辛卯歲獨游大芚山一日對食推與四僧曰明年

有變我必赴難今日共此飯者可來同事也僧惟而
佯應曰諾後三僧同死於錦山而其一名粲猷者病
未赴說人如此云申恪宰延安權徵觀察平安先生
貽書二人曰明年必有倭亂宜速浚濠增埤爲死守
計權公見書笑曰縱有賊來豈至衝斥兩西耶恪雅
服先生卽治守禦之具後李公廷馣竟以延安却賊
至今延安之民皆思二公之功而不知其實出於先
生也壬辰四月聞東南有聲如巨雷先生驚曰此天
鼓也賊必渡海矣及起兵嘗夜觀天象北向拜哭已
而又仰天而歎曰吾以爲禍及行朝更察之二王子
入北者其鹵於賊乎門人志之賊渡海王子被擄皆

其日也先生接人無貴賤賢愚一以至誠雖貌莊言厲而其所以感人者不期然而然故雖愚夫愚婦莫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其配嶺東也將 命羅卒不受贈遺曰吾亦有人心若有所取無以立於人類矣及至謫所而歸也涕泣而不忍去先生之弟屍還自吉州沿道之民皆咨嗟嘆息或發人馬傳相護送曰此善人之弟也栗谷先生嘗語人曰汝式每以爲唐虞之治可以猝復不知變通以至騷擾矣其練達然後可大用獨土亭論當世人物必以先生爲第一曰安貧樂道擺脫名利愛君憂國出於至誠求之古人實罕其儔牛溪先生亦曰汝式之學日將月就甚可畏

也盖栗谷早歿未見先生學問之長進也先生之文
通暢逶迤之中自有莊重謹嚴之味使人讀之亹亹
而不厭也今其封事若干篇印行於世其所藏於家
者亦多嗚呼先生旣以間氣之鍾純剛之性又能克
之以學問輔之以師友淵源深遠根基完實造詣日
進乎高明踐履漸至乎純篤孝悌通於神明忠誠貫
於金石好惡之正如辨黑白發用之果若决江河外
內之分定而富貴貧賤不能淫移操守之志確而刀
鉅鼎鑊不可搖奪故其發之於言議事爲者一皆光
明正大質慤精切非堯舜湯武則不言非孔孟程朱
則不學眞可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君子矣使其

年益高學益懋以充其量則其所成就宜不可量也
而竟至於斯可勝痛哉若其臨亂效死乃先生之一
節而世之論者或以爲不過一義士而止耳嗚呼知
德者鮮矣烏足與議先生之萬一哉先生之始起兵
也 行朝聞之下教嘉賞拜奉常僉正而先生未及
見及歿追 贈吏曹參判同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
事并與完基旌表其居録完堵爲 泰陵參奉月廩
其家光海之爲世子也召見仲子完堤而賜食與布
遺從官致祭復役減租甲辰 先王加 贈先生及
其考並爲吏曹判書後聽建書院 賜額曰表忠俾
祀于春秋夫人辛氏籍寧越郡士人世誠之女也生

一男卽完基娶武人朴彪之女無后完堵完堤完培

及女二人皆先生之側出也今　上卽位以筵臣議

特拜完堵爲江陰縣監完堤亦除　永崇殿叅奉官

至典獄叅事江陰有一子曰鎭女適張應祥奉事娶

權克福女生一男曰鑕再娶李大春女生二男二女

男曰錞次幼女長適金樞次幼完培娶甄大用女生

三女長適朴就賢次適李承聃次幼外孫金汝亮捷

文科金汝玉屬司馬　崇禎二十年丙戌八月日謹

錄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一

行狀

沙溪金先生行狀

本貫全羅道光州平章洞

高祖諱克忸司諫院大司諫　贈禮曹叅判

光原君姚咸陽朴氏　贈貞夫人

曾祖諱宗胤琁山郡守　贈兵曹叅議姚靈

山辛氏　贈淑夫人

祖諱鎬知禮縣監　贈議政府左賛成姚全

義李氏　贈貞敬夫人

考諱繼輝司憲府大司憲　贈吏曹判書姚

平山申氏貞夫人

先生諱長生字希元其先盖出新羅有王子興光知國將亂遁于光爲氓庶子孫因籍焉至麗代益彰大八世相繼爲平章事洞號平章者自金氏始也入我朝世有顯人左議政諱國光再叅勳盟封府院君是光原公之考也大憲公字重晦號黃岡聰明頴秀淹貫經史蔚爲成材一時名賢朴思庵淳奇高峰大升皆推重焉栗谷李先生珥常以公輔稱之不幸早卒未及施用朝野嗟惜貞夫人叅賛夷簡公瑛之女麗朝大師壯節公崇謙之後也先生以 嘉靖戊申七月八日申時生于漢陽貞陵洞第自幼莊重不妄言

笑不戲狎識者知其爲德器也年十一申夫人捐背
大憲公迸逐于外贊成公撫養之憐其孱弱常置膝
下不許就傅稍長能自奮發勵志聖賢之學其於世
俗趍好一切不屑也初從宋龜峰翼弼受四子近思
錄等書專心探究不懈益勤自是學日益進大憲公
喜曰吾兒已知此吾無憂矣及長師事栗谷先生備
聞聖學之奧潛心力行自任甚重李先生期許特深
乙亥大憲公出按關西關西素稱繁華遊客日以聲
色爲娛先生每省覲之暇整頓自持於衆所好漠然
不以經意一時稱頌皆以爲不可及　萬曆戊寅
朝廷搜訪遺逸以沉潛聖經篤信古訓薦授　昌陵

叅奉辛巳大憲公朝 京師先生隨行吏曹以 祠
官不可久曠換授敦寧叅奉是行往返萬餘里所以
服勤扶養誠孝懇至至如飯匙亦皆從傍黙數以知
安否之候壬午又以才行卓異有陞叙之 命是歲
大憲公捐館廬墓盡制喪除拜 順陵叅奉辭遞己
而用前 命陞平市署奉事尋去職累拜活人司圃
二署別提司饔院奉事皆以病辭戊子拜童蒙教官
庚寅例陞通禮院引儀辛卯出監定山縣蘇殘補弊
一以忠恕爲政壬辰倭奴入寇戎事旁午民伍凋弊
先生策應撫綏各得便宜士夫家避亂而至者亦盡
心周恤以故吏民安之而羈旅者忘其流徙焉方伯

以悃愊無華爲政不煩褒　啓之丙申秩滿解歸適
山庄舍旋拜戸曹正郞時　天兵南下先生調度糧
餉于湖南竣事復命未幾以事免寓居于海西黃鳳
之間時新經大亂士學廢弛先生日與門人子弟講
誦刮磨窮晝夜不倦尋復敍拜丹陽郡守戊戌夏拜
軍資監僉正戸曹正郞皆不就秋拜南陽府使言者
以驟陞論遞己亥春除楊根郡守翊衛司翊衛並辭
遞俄而復拜軍資監僉正以屢辭　恩命爲未安出
謝秋爲安城郡守畿輔去亂未久遺氓凋瘵先生盡
心撫摩不數年幾復其舊辛丑　朝廷設局校正周
易口訣先生特被　召以宗親府典簿兼局事病未

供職壬寅春賊臣仁弘用事大設機阱以錮士類先生不樂於京師遂歸鄉廬癸卯夏除益山郡守乙巳冬罷歸光海己酉拜翊衛司翊衛不就尋拜淮陽府使已而換授鐵原癸丑李爾瞻希光海意謀殺永昌大君㼁以及 母后會無賴子朴應犀等殺掠行商事發被逮爾瞻誘脅應犀等使援永昌構成大獄時先生庶弟慶孫平孫等並被鉤引栲死俄僇屍論以逆律盖爾瞻輩欲以延及先生也先生闔門當坐親舊震慄或謀所以紓禍者先生夷然不以爲意但曰死生命也豈容人力於其間哉會有司言法不當坐又因大臣議事遂已當慶孫之被告也光海問應犀

曰金某亦與知乎應犀曰某是賢者某等有謀猶恐其聞知也及鄭浹誣服問對亦如之自是屏居田廬杜門不通外人惟左右經書潛玩以自適　天啓癸亥　仁祖大王反正卽下敎曰金某自予初潛熟聞其名遂以司憲府掌令徵先生上疏辭以老病因以書勸勵勳宰畧曰不料擧天浴日之功遽出於諸公之手正彛倫於旣墜扶國步於將亡此誠不世之義擧也第念作始非難有終惟難若不能善後人心缺望則議者必曰當初義擧非爲　宗社爲富貴功名而已則豈不大可懼哉書曰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愚甚爲諸公憂之人主初服惟在輔導之如何我

新宁春秋曷盛玉質幼彰此正命哲命吉凶之幾也宜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涵養薰陶成就 聖德期致之於三代之上然後一世之能事畢矣又曰今日生民如解倒懸飢渴之甚易為飲食孟子所謂事半功倍者此其時也若復因循架漏不汲汲於拯濟則其何以大慰顒望哉亂後病民之政科外之歛盡皆蠲免改正貢案量入為出杜塞防納永絕施奪如此等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又曰賊臣當國其徒寔繁幽廢 母后斁滅天常罪實滔天然按獄之體不可無差等之別五刑五流輕重殊科持衡審權務得其中毋或乘快致有濫觴之失可也或以五王之

遺禍爲戒此非君子之言也王者用法惟視情罪之如何寧容私意哉又曰爲今之計莫如絶偏係開公道毋論彼此而惟賢是用校量短長而惟器是適百僚寅協期見至治不亦美哉又曰曩日之貪饕征利可言者非一而惟是銓選科擧刑獄之類率皆賄成朝廷之濁亂生民之困悴職由於此正始之初宜以淸化源革痼弊之說曰啓迪於 聖聰諸公亦宜淸愼自律激勵朝著毋踵靖國三大將之所爲則公私幸甚諸公得書歎服遂達 睿覽 上亟稱善以爲至論疏批有曰遠爲上來以副予飢渴之望先生入京又上章辭職不許 上將親祭于私廟廷臣議祝辭

禮曹判書李公廷龜副提學鄭公經世與諸大臣皆
以爲　上以親孫繼　宣廟之統與旁支爲人後者
不同旣不考　宣廟則於私親無二考之嫌當稱考
自稱子先生以爲不可上疏曰帝王之統雖兄之繼
弟叔父之繼姪皆有父子之道焉春秋曰躋僖公夫
子之微意可見矣四傳之意皆以僖公父視閔公是
蓋以相繼爲後爲父子也漢宣帝以其所生父尊爲
皇考范氏曰宣帝於昭帝爲孫則稱其父爲皇考可
也而議者終不以爲是者以其小宗合大宗之統也
程子亦曰亂倫失禮固已甚矣宣帝以孫行入繼大
統爲昭帝之後則不可以私親上繼於祖明矣今

聖上繼承　宣祖之統而又以私親上繼　祖廟則正所謂以小宗合大宗亂倫失禮者也且旣稱之爲考必爲三年喪豈有入承大統而爲私親三年之理乎議者謂宣帝於史皇孫稱考而又加皇字名位太隆故程子謂之亂倫失禮非以考字爲非也夫皇字乃大字顯字之義卽虛字也程子之意只爲私親不可加考字故立言如是也議者又以考位之闕爲辭然帝王之家只以承統爲主雖叔繼姪兄繼弟亦有父子之道焉豈可謂考位之闕也議者不能精察輒轉謬誤臣竊惑焉今當依程子說稱叔父稱姪名義有明據似無疑矣後日入侍　上曰自在閭邸聞學

業高明宿德純茂常願一見上來後因有祀事未果
卽見殊非當初至誠企待之意今乃相見何幸何幸
慰諭甚備先生拜謝仍啓曰私廟稱號非臣所敢輕
議而身居憲職不敢不論今幸得近　耿光而精神
衰落言語拙訥敷奏之際恐不能詳盡所懷敢具小
劄以進矣仍出懷中以達略曰帝王爲治之要莫先
於學問學問之道無他討論聖賢之言求其義理之
精必須體之於身驗之於事無事則此心渾然惺惺
不昧澹若止水及其念慮之發察其公私義利之分
克私猶恐不猛擴善猶恐不廣則日用云爲之間自
得天理之正此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

復禮子思所謂戒懼謹獨孟子所謂收放心擴四端者也千古聖賢相傳旨訣不越乎此況人君一念之間國家之治亂興衰係焉可不懼哉 上嘉納之仍日前者疏辭甚好而朝議已定故不能從甚用未安尋遞爲司宰監僉正六月因筵臣建請特設成均司業以處之使訓迪多士且 命輔養元子先生懇辭不獲其時師傅諸公皆極一時之選而先生以老成宿望每於 胄筵文義之外隨事規勸元子甚敬重焉未幾入侍 經筵力陳老病不能從仕之意且曰非常之任必待非常之人臣則決非其人矣 上曰師儒之職必須長者然後多士可以觀感近來士習

異前故以此相煩耳八月復於 經筵啓曰臣年老
病聾不能決退常自愧耻請乞骸歸死鄉里 上慰
留之未幾請歸掃先塋 上曰勿爲久留好爲往還
特於 闕內宣醞慰遣之仍令本道備給祭需 元
子亦面語丁寧曰願勿久留先生旣歸省墓卽拜疏
陳謝兼以沿路凶歉之狀及民間疾瘼條列以聞
上又優納焉仍下教曰斯速上來以副予望先生雖
感激 恩眷而衰老之年不可僕僕於道路爲也遂
上章辭仍寓箴規曰臣聞張子曰以己心爲嚴師司
馬公曰吾平生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伏願 聖
上留神於此一政事一號令之間皆稟於天君精察

其是非而行之至於乙丙幽獨之地如承大祭無愧屋漏則聖學所就其可量乎　上嘉歎焉甲子二月李适反　大駕南遷先生迎拜於公州賊平還都上教曰從此入京教導元子可乎先生不敢辭入城拜尚衣院正司憲府執義三辭不許因請暇還鄉六月上萬言疏罄陳所懷略曰臣受　恩深厚絲毫無補身處田廬徒切報效之誠謹條十三事以替前席之對曰立大本懋舊業遵洪範講小學畫　聖孝敬祀典親九族體羣臣親聽政革民弊罷大同修軍政嚴禁衛也　上答曰觀此條陳實是修身救弊之策敢不服膺而力行哉九月特陞工曹叅議時憲府因

治內奴之豪橫者事涉 慈殿 上下嚴旨峻責憲
府政院封還 上益怒摧責政院先生上疏辭職仍
及其事曰廢朝之失人心不可勝記而內奴之弊居
多其時法官豈聞有推治之擧也今上有 聖明故
下能執法 殿下反加峻責此固出於承順 慈旨
然政院憲府亦不可推詰也政院若但奉行而無所
覆逆則一司謁足矣何必政院爲哉臺諫若徒含默
而無所糾正則一仗馬也將焉用臺諫哉此雖小失
尋其病根則專出於私意若以小事而忽之則終必
生於心發於政害於事矣伏願精察病根之所在如
有毫髮之未克必痛懲而遏絕之不使其滋長焉

上優答焉懇召不已十月乃赴謝筵臣言金某以耆
耇之人既已上來宜令出入 經幄且使輔導 元
子補益必多 上曰今既陞秩可別立稱號使教元
子予亦欲時時接見遂改號爲講學官乙丑八月冊
元子爲世子先生特陞嘉善盖録導誨之勤也拜同
知中樞府事乞暇還鄉臨行拜疏略曰臣一離京輦
永隔天表伏願 殿下益懋聖學益進聖德以正大
存心而絕偏係之私以明斷制事而戒優游之失任
人惟觀實地而無眩於虛僞接下務盡誠心而勿事
乎表襮毋厭逆耳之言毋輕守道之士採納務博財
擇務精毋主先入以格羣議毋拘常規以失事機奮

發大志克臻至理則臣雖枯死草莽更無遺恨矣
上嘉賞仍曰予心缺然勿思永歸拜掃墳塋趂卽上
來先生旣歸屢陳疏乞遞丙寅春　上遭啓運宮之
喪先生赴　闕進　慰留旬日請告徑歸政院　啓
曰金某將下去當今宿德無出其右雖在山林固當
招致而今者旣來遽還　聖上貪賢好德之誠似不
當任其去留不知其亡也　上命留行而先生已去
矣上疏辭謝且曰勉抑至情俯就中制頻接臣僚講
究變禮臣亦欲有所論列而當初疏章略有所陳不
敢更瀆於哀疚之中時私親服制或云當三年或云
當齊衰杖期或云當不杖期論議紛然終歸於杖期

先生以爲非是故疏中及之先是寧越郡守朴知誠
上疏請立私親爲禰廟喪三年百官從服其徒李義
吉相繼投疏力主追崇之論先生以爲此古今變禮
一或差失悔不可追遂參互經傳考據今古爲書以
與朝中知舊略曰朴疏引儀禮爲今日之證按儀禮
及圖式之意正統繼體之子早卒或廢疾不立其子
或繼祖或繼曾祖爲其父若祖當斬也故鄭曰宜嗣
位疏又曰祖與父合立廢疾不得立己當立受國於
曾祖者夫旁支入承與正統繼體有異今大院君不
可謂宜嗣位合立而　主上亦與當立受國於曾祖
者不同也今引而證之殊失經旨矣朴疏曰子不可

以父之貴賤擇而取舍之也夫以旁支入承大統者事體至嚴自不得顧私親非所謂取舍之也朴疏又證以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說夫奪宗云者如漢之蕭曹始爲諸侯則雖支子當奪長子之宗移之於己立廟於所封之國也故漢人謂奪宗者父爲士庶子爲諸侯奪宗嫡主祭祀也此豈人君爲私親立廟之意也設若 宣廟在世册 主上爲世孫則爲 宣廟之後乎爲大院君之後乎朴疏又引衛輒禰祖之說夫孔子之罪輒實罪其不父其父也非槩以禰祖爲非也湯之孫太甲平王之孫桓王皆繼祖而立未聞追崇其父漢宣昭帝之從孫亦不以史皇孫入廟

只稱皇考而程子范氏胡氏猶以違禮亂倫斥之朱子載之綱目若如朴疏則漢宣之禰昭亦如衛輒而程朱之論亦爲誤耶晉簡文以從祖繼從孫齊鬱林王魏文成帝以孫繼祖雖追尊其父亦不入廟唐宣宗以叔繼姪 皇明建文帝以嫡孫繼 太祖追尊父懿文太子入廟揆以儀禮嫡孫爲其祖與父斬之說則猶有可據也自商周以下以孫繼祖者多至有以祖繼孫以叔繼姪昭穆倒置而只以承統爲序者帝王與士庶不同故也父子之倫雖重入繼之義至嚴出爲人後與入承大統其事雖殊不得顧私親一也愚意當以禮家出後入承者爲本生父母期爲據

也完城君崔鳴吉以書抵先生累萬言大意以爲今
上與爲人後有異當爲本親三年先生報曰鄭李兩
公但主稱考之議而猶斥三年之說是猶失於初而
得於後也今公則爲一層之說必欲爲三年無乃自
信之過而誣古今之正議乎令劉曰鄭經世極言稱
考之爲是爲人後而稱考於本親見於何經稱考而
降三年之服亦見於何經也前日之稱考是則今日
之降服非也今日之降服是則前日之稱考非也二
者必有一失云云此言良是然以此責鄭李兩公則
可移以詰僕則豈非不思之甚乎帝王之以叔與祖
繼姪孫者甚多若如今意則稱所繼之君當曰皇從

孫皇姪而自稱當曰孝祖父孝叔父耶鄙意則以爲
當依通典自稱曰嗣皇某於先君亦當別有稱號而
未有儒先定論不敢創說也禮官所謂有父子之義
而無父子之名者正是也至如趙相禹疏則雖本於
胡氏亦非穩當何者以祖與叔之尊稱子於姪孫之
行恐無此理也儀禮嫡孫繼祖若曾祖而爲其祖與
父服斬者祖與父宜嗣位而已當立故也然則衆孫
之繼統者不得爲私親服斬明矣議者知衆孫之不
可服斬則乃曰 主上與循序繼立之君無異是亦
嫡孫也豈不異哉今意必欲自 上爲三年且爲喪
主主朝夕饋奠而以衛君弔季氏魯君爲主爲證昔

者曾有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吊哀公辭不得命公爲
主蓋桓子不可與衛君爲賓主故哀公爲主非主桓
子之喪也乃爲衛君而爲主也其可以此而傅會於
今日乎令劄所謂親祭祝號之難鄙意亦然盖綾原
旣稱孝子 殿下又爲稱子則名分果爲紊亂矣其
曰不爲稱考則事事皆順旣已稱考則節節難便者
誠是也朴疏曰臨海無子光海罪廢大院君爲第三
子則 主上當爲嫡統惜乎駟不及舌也諸王子中
義安爲長信城次之大院君居第五而義安以綾原
爲後則所謂 主上嫡統者其果然乎 主上以支
孫承 母后之命入繼大統名義極正何爲是牽合

苟且之論以厚誣天下後世乎又其言曰大院君在
世則　主上必當讓位今不可以幽明有間也夫孔
子之不得位天也後世雖極尊敬不敢加以堯舜之
位則分定故也周公以大聖居攝政之位而聖人以
魯用天子禮樂爲僭何也惟名與位不可假爲也李
義吉之疏言大院君在則當爲讓位死生不容有異
宗廟享之有何疑焉此則顯爲追崇入廟之論夫追
崇私親後世之事也公私得失豈足多辨丙寅秋延
平府院君李貴歷訪先生因及私親典禮論辨甚多
及其還　朝上劄謬稱先生亦改舊見引先生假設
之辭以證其說先生上章辨之曰臣與李貴所見本

不相符貴頃日訪臣臣略有所論貴不肯諦聽今見其劉辭則於臣之說截去首尾只存中間一句與己相近者以為己援誠為可笑臣於此事不能猝改舊見非敢昏耗前後異辭也丁卯春西虜入寇　上幸江都世子分朝南下有旨以先生為兩湖號召使先生承　命卽出近境召募兵粮湊給行朝身請分朝面對蓋將以維繫人心控制三南一夕有訛言賊已渡臨津分朝諸宰蒼黃欲奉　世子移駐嶺海之陬人心波蕩顯有瓦解之勢先生力言其非計又請謁備陳利害世子首肯曰吾意亦然俄而訛言亦自定三月與門人詣江都時和約已成賊將退矣　上卽

引見慰諭曰卿以老病盡誠國事予甚嘉悅先生因請賊勢稍緩願解職名以歸 上曰賊兵尚在境上不妨仍帶其職脫又有急須終始盡心焉先生曰今日講和固出於不得已然斥和之議不可不優獎 上曰卿言固是然或以不近之說加之此甚非矣先生曰言者雖過誠不可摧折今者以言獲譴者相繼後日誰敢盡言乎還鄉卽區處兵粮解職閑居 崇禎戊辰秋拜刑曹參判再辭不赴己巳夏 上謂筵臣曰金某以宿德之人不肯來京來亦卽歸此予誠意淺薄禮遇疎略之致何以則可致都下而使久留也右相李廷龜曰金某生長輦轂下非遯世之士年

紀雖高自　上盡其誠禮而不以常規則可致也
上卽下溫旨又命駕轎以來先生陳疏固辭　上手
批曰卿國之大老德行超倫今若來在京中非但爲
士大夫矜式必有啓沃之益故予方側席以待　召命
稠疊辭旨益懇先生自念年迫桑榆精力已耗不可
貪戀　恩眷全沒去就也連章累牘竟得辭免庚午
以優老典陞嘉義辛未五月忽有微恙家人請謝客
靜養先生不聽日與門人講論不輟起居與寢無異
平日至八月疾頓革初三日甲辰酉時易簀于正寢
嗚呼痛哉時仲子判書公侍側與門人一用先生平
日所定喪禮蓋以家禮爲主而參用儀禮也季子參

判公係官于朝聞疾病亟馳歸未及見殯後方至訃
聞 上震悼遣禮官 賜祭弔孤致賻有加 世子
輟講行素謂宮僚曰昔我蒙學扞挌特甚實賴金公
有所啓發其恩何可忘也亦遣宮官致祭於是士相
弔於野搢紳相弔於朝門人依黃勉齋服晦菴儀白
布巾加經素帶以喪之旣而筵臣 啓曰金某宿德
有功斯文宜加追典且助襄葬 上命本道護喪營
墓是年十月十九日葬于鎭岑縣城北里丙子用議
者特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旣而以宅兆不利辛
巳正月初九日移窆于連山縣高井山牛首里先祖
妣許氏兆後坤坐之原西北去大憲公墓僅一里碑

誌墓表具焉先生天賦敦厚氣貌和粹謙冲樂易之
資方正確實之操自然近道早承家訓已知向學及
從事師友之間慨然有求道之志遂專意於性理之
學其所以爲學者必以讀書窮理爲先反躬力行爲
主故其讀書也必整勑衣冠端拱危坐專心致志終
日沉潛字求其訓句探其義少有疑難則仰思俯讀
必得通貫而後已窮晝夜忘寢食必以黙識心融精
思實得爲務如是者自初至終常如一日焉最以小
學爲學者之基本尊信服行以爲終身準則每夜必
誦庸學心經近思錄等書循環純熟如誦己言故先
生始自以爲質魯而難成及其用力之久逼透融釋

看書析理迎刃而解無有窒礙處矣其躬行也必以居敬爲主嘗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湛一虛靜外物不能侵亂至於衆人率多擾攘動時多而靜時少必須敬以直之然後爲學始有湊泊處耳故雖在紛華波動之時幽獨得肆之中必肅然不亂炯然不昧是故操存日固涵養日熟大本旣立而萬事萬物各有條理而不紊矣故其見於日用者步履安詳不失尺度居處恭謹無少放過莊重徐遲嚴毅宏深儼然人望而畏之及乎接其顏貌聽其辭氣則有自然之和氣薰襲於人故無貴賤無少長無不慕悅而化服焉其居於家則每日早起盥櫛束帶展謁家廟退處

書室靜對几案絶不以事物經心閨庭之間斬然有
序親在左右就養必極其方撫恤卑幼慈愛周洽死
喪之戚情文備至祭祀之禮誠敬兩盡己巳贊成夫
人之喪先生方在海西忽覺悲情內集涕淚不禁不
數日訃至壬辰長子鑾在他所遇賊被害先生輒覺
終日悲楚此皆誠意純篤而然矣事諸父如事所生
友愛弟妹至老彌篤財物自占其薄惡悉以饒厚與
之慶孫等死非命追念如一日痛悼之意不覺其發
於聲音傍人爲之感動盖其篤恩義正倫理者可謂
盡善而盡美矣其見於仕進者則官守不擇大小盡
心奉職而中年多滯州縣其愛人利物之意出於至

誠癸亥以後立朝亦無多日終不能展盡所蘊然知
無不言言必中理隨事匡救補益弘多其愛君憂國
之誠不以退處而有間也至論治道則必以明天理
以行王道正人心以矯偷俗振紀綱革弊瘼爲先務
本末備具可擧而行非但空言而已也其於師友之
間恩義兼至宋龜峰闔門遘禍窮無所歸先生盡心
周旋奉養家中以終其世 仁祖卽位先生率同門
上疏訟冤待其遺孤無異同氣鄭松江澈爲挾憾者
所搆目爲姦魁因作陷人之一大阱平日相識亦或
乘時下石以傳時論朝著諱言其姓名者三十餘年
矣先生慕其忠直常辨明其心迹雖訾謷蝟至不顧

也癸亥登對歷陳誣衊之狀請復官爵事栗谷先生
一如事親甲申栗谷歿先生方在憂服中爲制師服
遠赴臨之朔望服其服而哭之忌日齋素終身不廢
於龜峰亦然自是師友之義復明於世也其接引後
進則雖幼賤者必開心見誠反覆誘掖諄諄不倦讀
書必使辨明句讀玩索義理以俟其自得而體之於
身心驗之於事爲大要必立志爲先躬行爲實隨其
材品多方開導見其爲己務實則心悅而色喜若己
有之或涉於浮泛則丁寧戒之其授書次第則始以
小學家禮次以心經近思以培其本根以開其門路
然後及於四子五經循循有序階級甚嚴至於時文

華藻之末則未嘗及於言議也嘗謂學者曰理氣混融元不相離權陽村近以爲兩邊出退溪李先生混以爲互發皆見有未透而失之二歧也栗谷先生曰發之者氣也所以發者理也理者太極也氣者陰陽也今曰太極與陰陽互動則不成說話矣太極陰陽不能互動則謂理氣爲互發者豈不謬哉此言雖聖人復起而不能易者也又嘗論大學物格知至曰朱子所謂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者謂物之理詣其極而無復可格者世皆以謂吾之知到極處若是則是知至也非物格也以物理言之則謂之物格以吾心言之則謂之知至雖是一事言各有當不可不明辨也

鄭愚伏經世又謂無不到者謂物理來到吾心也譬如請客而客來云爾此大失朱子之意矣盖人窮物之理而理之在物者旣詣其極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程子所謂纔明彼卽曉此者正謂是也物理本具吾心豈有來到吾心之理又嘗論中庸戒懼謹獨曰戒懼是兼動靜說謹獨是單就動處說盖集註於戒懼曰常存敬畏云者是無動靜未嘗不戒懼也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云者是雖未有見聞之時而亦不敢忘其戒懼也於謹獨旣常戒懼云者申言上文所謂戒懼者是兼動靜也於此尤加謹焉云者始就動之端尤致其謹也其答胡季隨以戒懼

屬靜以謹獨屬動者乃朱子初年所見也至於論人心道心則黜羅氏性情之說論心性情意則辨胡氏二歧之惑一以朱子之訓爲主此皆百世以俟而不惑者也又嘗曰司馬公所謂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吾常持守此戒而不敢失也又論東方道學之統以鄭圃隱夢周倡絶學於麗季金寒暄宏弼繼隧緒於我朝而微言未著至道未暢靜庵趙先生光祖以誠明之學任君民之責立朝施設蔚有可觀其遺風餘韻足以聳動百世矣自是厥後間有一二儒賢挺生名世而未見有卓然傳道者退溪先生承羣賢斬伐之餘能以興起斯文爲己任沉潛經傳講

明義理守一己之謙德牖後學於來世其功可謂大
矣至如明白純粹洞澈無滓真知實踐得聖人之宗
旨考之言行而無瑕尤措之事業而合時宜出處以
正進退以義任繼開之丕責壽道脉於無窮者惟吾
栗谷先生一人而已其所以論道學之淵源辨先哲
之本末而審於取舍者如此云先生平生不事著述
每讀書輒記所疑有經書辨疑八卷近思録釋疑一
卷疑禮問解八卷書疏雜録若干卷藏于家又有删
定申義慶所編家禮輯覽三卷喪禮備要一卷備要
則刊行已久雖遐方委巷無不遵用焉然此書删定
未盡徑先流布先生蓋未善也仍復修改先生没後

又爲追刋故有前後本焉盖先生平生用力最多於
禮學也先生娶昌寧曹氏追封貞夫人判敦寧府事
昌陽君光遠之孫僉知中樞府事大乾之女貞淑柔
嘉甚有婦德年三十六卒始葬連山縣居正里壬申
改葬于鎭岑辛巳又遷祔于牛首里子三人長𣏌郎
壬辰被害者次集吏曹判書承訓傳業爲一時儒宗
焉次槃吏曹叅判女三人壻監察徐敬霱牧使韓德
及一人夭側室子六人曰榮生員曰檠曰杲曰棨曰
椝曰棐進士女二人壻李栖李名鎭判書側室子二
人曰益炯曰益煉生員女二人壻生員金泰立鄭廣
源叅判子六人曰益烈郡守曰益㷂副提學曰益兼

早魁司馬死節於虜變　贈持平曰益勳主簿曰益
煦正字早夭曰益炅進士女五人壻府使李淀判書
李厚源修撰張次周生員李海寬沈若濟徐敬需二
女壻縣監愼䁱成璹韓德及三子郡守壽遠宣傳官
智遠志遠三女壻李汝洪金敏成李時擬榮三子曰
益熀曰益烴曰益燈縈二子曰益燧曰益烜杲一子
曰益炆女二人壻宋有鎭李儆集一子曰益燉女三
人絜一子曰益煸女一人壻柳宰棐五女幼內外曾
玄孫摠二百餘人嗚呼先生道德學術之懿非後生
末學所可窺測而時烈最是晩進尤不敢有所容議
然間嘗惟念竊求其始終而追記平日言行之梗槩

蓋大憲公以通才邃學大振厥聲先生幼承緒業已得文獻之傳而栗谷先生以卓絶之姿應奎躔之瑞不由師傳默契道妙任斯文之重而倡聖學於世則實我東晦翁之嫡傳也先生旣承其學得聞大道之要則遂一意擔當銖累寸積自少至老祈寒暑雨造次顚沛未嘗有斯臾之間以至於明誠純一觸處洞然明以察其微則太極陰陽萬事萬物之理貫於一而無餘剛以任其重則古今聖賢至德懿行之美備於己而不遺用力之確也雖事物糾紛而不能奪自守之篤也雖死生交變而不能移威儀容止之則猶謹於衰暮者艾之境戒懼省察之功益嚴於幽暗隱

微之中工夫日新上達不已至其晩年道尊德盛則
渾全完厚崇深廣博不可涯涘冲和之氣達於面背
豈弟之意溢於言笑神定而貌莊色溫而言厲動靜
語默徐泰詳緩自然之中成法分明燕居油油樂易
多恕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截然有不可犯者
此則淺陋愚昧之可知而可見者也嗚呼先生學已
至於高明而勉勉乎如未及見德已臻於純茂而謙
謙然如未有得年已踰於八袠而玩索之功日加一
日悠然不知老之將至觀於外則可謂安且成矣而
測其內則蓋有人不及知而獨覺其進者存焉宜其
學成而行尊道純而德備蔚然爲一世之儒宗矣中

庸曰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剛歷選古今能如此用力以至于成如先生者蓋無幾焉此殆天相斯文篤生先生以爲爲學之標準使資敏者不敢躐易以鶩於虛遠而質魯者不肯自畫勇猛奮發知耻力行必蘄于有成則先生之功豈少哉而孔子曰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不知年數之不足程子曰少而好學固可愛老而好學尤可愛使後世之年力衰遲懼於難成而懈於

用力者聞先生之風亦必有所感發而興起者矣盖天
旣生栗谷於前以高明超絶之資抽關啓鍵洞開道學
之源委以日星乎乾坤又生先生於後以篤實踐履之
學眞誠積久卒究聖賢之成法以模範乎來裔天之所
以生我兩先生以啓我東方道學之統者夫豈偶然哉
易曰智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抑兩先生之氣像造詣
各有相近者而其於朱子所論二程夫子如文王治岐
周公制禮之不同亦或庶幾焉爾後之知德者或有考
焉則亦庶乎知斯言之不誣也 崇禎紀元後庚寅四
月日門人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宋時烈謹狀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五十一